

世祖惠莊大玉寶錄

第一之二
目錄附

163738
no. 1



163738

陽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目錄

卷第一

起元年乙亥閏六月盡七月

卷第二

起元年乙亥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

起二年丙子春正月盡夏四月

卷第四

起二年丙子五月盡秋七月

卷第五

起二年丙子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六

起三年丁丑春正月盡二月

卷第七

起三年丁丑三月盡五月

卷第八

起三年丁丑六月盡八月

卷第九

起三年丁丑九月盡冬十月

卷第十

起三年丁丑十一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一

起四年戊寅春正月盡二月

卷第十二

起四年戊寅三月盡五月

卷第十三

起四年戊寅六月盡八月

卷第十四

起四年戊寅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五

起五年己卯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十六

起五年己卯夏四月盡六月

卷第十七

起五年己卯秋七月盡九月

卷第十八

起五年己卯冬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十九

起六年庚辰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二十

起六年庚辰夏四月盡六月

卷第二十一

起六年庚辰秋七月盡九月

卷第二十二

起六年庚辰冬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三

起七年辛巳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二十四

起七年辛巳夏四月盡六月

卷第二十五

起七年辛巳秋七月盡九月

卷第二十六

起七年辛巳冬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二十七

起八年壬午春正月盡二月

卷第二十八

起八年壬午三月盡秋七月

卷第二十九

起八年壬午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

起九年癸未春正月盡七月

卷第三十一

起九年癸未閏七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二

起十年甲申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三十三

起十年甲申夏四月盡秋七月

卷第三十四

起十年甲申八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五

起十一年乙酉正月春盡夏四月

卷第三十六

起十一年乙酉五月盡八月

卷第三十七

起十一年乙酉九月盡十二月

卷第三十八

起十二年丙戌春正月盡夏四月

卷第三十九

起十二年丙戌五月盡九月

卷第四十

起十二年丙戌冬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一

起十三年丁亥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四十二

起十三年丁亥夏四月盡六月

卷第四十三

起十三年丁亥秋七月盡九月

卷第四十四

起十三年丁亥冬十月盡十二月

卷第四十五

起十四年戊子春正月盡三月

卷第四十六

起十四年戊子夏四月盡六月

卷第四十七

起十四年戊子秋七月盡九月

卷第四十八

樂譜上

卷第四十九

樂譜下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目錄終

母野惠孫大王實錄目錄終

樂譜十

卷第四十九

樂譜十一

卷第四十八

卷第四十七
庚十四年六月廿七日
庚十四年六月廿八日

卷第四十六

庚十四年六月廿九日
庚十四年七月一日

卷第四十五

庚十四年七月二日
庚十四年七月三日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一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
仁孝大王諱瑒字粹之 世宗莊憲大王第二子母昭憲
王后沈氏以永樂丁酉誕于本宮宣德戊申六月丁酉初
封晉平大君後改封咸平又改晉陽又改首陽娶贈領議
政府事尹璠之女即 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
慎惠懿大王大妃 世祖幼時養于民間艱難情偽備嘗
知之器度夙成五歲誦孝經聞人說弓馬之事心好之常
以弓矢自隨性又好飛得一羽則至不置天資恭儉有禮忠
孝友愛好仁力義遠小人而不惡親君子而不私文學射
御絕絕古今至於曆筭音律醫卜技藝之事皆盡其妙然
常自悔不欲上人 世宗竒愛之待遇異於諸子凡軍國
大事必委以參決○己酉二月 世宗講武于平康 世
祖射鹿七發皆貫其項○九月 世宗命 世祖與 安
平大君瑒臨瀛大君瑒學樂瑒性好華麗瑒素曉音律故皆

樂學焉 世祖方志弓馬日與武人輩角力無能及者

文宗稱為英健及聞 世宗彈琴大悅乃始學一日 世

宗命與瑤璆鼓琴 世祖不學而瑤不能及 世宗與

文宗大笑又 世祖嘗鼓伽倻琴 世宗歎曰晉平之氣

象也何事不能成哉又曰晉平善鼓琵琶則能令表氣更

興 世祖又嘗吹笛在座諸宗親莫不感焉有鶴來舞庭

中錦城大君瑜年方幼見之忽起對舞嘗於月夜 世祖

教伶人許吾笛界面調羽調俗謂聞者莫不哀傷瑤謂

世祖曰夫樂者貴哀而不傷况何用界面調也 世祖曰

昔陳後主以玉樹後庭花亡然唐太宗亦聽之且子其能

止杜鵑聲乎 世宗又謂文宗曰知樂者我國中獨晉平

耳前後所未有者也或問 世祖樂之極功 世祖曰靜

能引弱勝強半莫犯保太極蘊至道運造化樂之功也

壬子六月 世祖與瑜等請宗親會射 世祖百發百中

武人楊春武在旁歎曰國一手也 世祖又嘗設小的於

慶會樓池南距水不能以尺終日射之無一矢墮水世
祖嘗作射侯詩曰確強固不弛神功在力難不違帶斜陽
英雄意自閑又曰穿葉非神力牛毛亦可拂蓋言經史暇彈
丸帶斜日 文宗嘗賜 世祖弓題其弓曰鐵石其弓霹
靂其矢吾見其張未見其弛又曰冬日烈烈颼風發發強
人步園胡蹄遠滅○八月 世宗觀獵于郊外見 世祖
馳馬出射場 世宗顧 文宗曰晉平固驍勇人也 世
祖常服寬衣宮人笑之 世宗曰若爾驍勇人寬服可也
韋弦之義也○九月 世宗講武于豐壤 世祖乘駿馬
馳下峻坂勢難止馬墮於數丈岸 世祖躍身離馬立於岸
上鞍馬俱碎人皆驚歎○甲寅二月 世宗講武于平康
時天寒雨後大風人皆三襦衣襲裘掩耳蒙氈猶寒顫
世祖獨一袂衣攘臂而手暖如火見者異之○乙卯二月
世宗又講武于平康 世祖十六發而墮十六鹿風拂羽
血衣為之赤老武人李元奇金敢等泣曰復見 太祖

世宗與文宗亦每稱之○丙辰二月世宗以世祖

好文學親授資治通鑑時世祖盡覽古今書史尤精於

性理之學每曰不盡讀天下之書則吾不復執弓○初

世祖有意於農事請世宗填後園池為田至是世宗

欲盡耕北園人皆曰難世祖獨贊成之親執耒耜二日

盡耕世宗授世祖農書○己未閏二月世宗講武

于平康九鹿並走世祖殪其六又五鹿俱下殪其四

世宗與文宗稱其能是日世祖一鞭六殪者再五殪

者數四又有逸鹿超踰馬上世祖仰射透之如是者再

翌日馬邊者啓曰昨日晉陽所射大槩六十八而未及

筭者又未知其幾是行世祖欲示勇故乘騫馬逐獐馬

數十蹶而輒離馬躍立驅軍將成達生見之曰郭承祐能

投蓋者也而不能躍立於馬蹶晉陽輒立何其奇也

七月世宗議宗簿提調曰孝寧疾弱不能領宗簿欲以

晉陽代之但本意將以位尊有德望者為之以表率宗親

今既無人 晉陽雖少亦知守身之法遂以為提調曰自

古防衛宗室甚急務今放縱泰弛宗親之僕從因緣侵民

者多矣用汝為提調者亦欲汝從事於吏以學國法○庚

申十月 世宗親制圭表命 世祖與瑤登普賢峯觀日

入慶峯高萬仞石磴巉巖馬不得上人皆捨馬而徒 世

祖獨銜弓矢而上疾如旋風人無及者降白雲谷人皆迷

眩顛倒 世祖走下如坦路○辛酉十月 文宗與 世

祖及諸弟夜坐有嘯聲風颯然再吹 世祖曰夾鍾清調

文宗曰誰也 世祖曰鬼也 文宗曰何以知之 世祖

曰我天下之極嘯也而不敢越 蕤賓清此則夾鍾清調而

上二又裕世宗新定樂譜每調各有上下五等始上一上

濁而極自下漸是則林鍾清也且其聲不困而振不舒風

不容而志不平殆來事之鬼也廣平大君興曰然則鬼豈

得于正大乎 世祖曰妖鬼或依人而行昔甲寅夏 上

祭于 獻陵鬼火見于栗丘非不畏三軍之威聖德之明

然見之者愛之也是日甘露降其月永膺大君琰生蓋盛
兆也以知鬼神之情狀故不敢亂也○壬戌三月世宗
講武于平康有一白鹿見羣鹿之中宗親軍士皆望之莫
不欲得之世祖謂司僕官等曰雖百人欲之必死吾手
汝等第觀之及羣鹿走下世祖射殪之是日世宗議
於兵曹三軍將帥曰晉陽一鞭十殪平原錦城亦五六
殪園內之獸盡斃三人手下有乖軍士講武之意欲使軍
士射之何如僉曰軍士跋涉山川金鼓聚散乃是講武也
又有猛獸逸鹿何患乎不講武乎是行野人童羅松介見
世祖神武跪曰真我那術俗稱王將在吾地則真拔都也
世祖笑曰汝曾知我乎羅松介曰吾地之人孰不知之時
北方野人稱世祖曰晉陽大虎也又羅松介潛取
世祖弓挽之不得大服及還京見人則必曰一人而已常
稱拔都世宗嘗賜世祖二強弓乃武人朴成良所獨
挽者也故名曰無用大角世祖常於馬上用之一日世

祖偶用弱弓射之廣平大君與身之歎曰弓則不良而矢
何疾若是 世祖笑曰善書者不擇筆善吹者不擇笛善
教者不擇人君子行仁不擇地志士行義不擇時廣平曰
善哉○癸亥六月二十一日 世祖夢有老人言人生苦
樂莫不由己賢者貪其業而氣喪愚者縱其欲而身亡同
歸於苦耳故至人貪其業而節其氣棄小欲而成大欲子
無乃有愧於至人乎一杯之酌無損於江河浮雲之蔽何
虧於大陽泰山之大微塵之聚也聖人之德小善之積也
吾子勉之 世祖驚悟則松風颯然窓隙見星從者皆寢
乃作詩曰夜中聞松風穿窓見天星歎我駑劣才服業安
能成窮靜知薄命誰能慰此情我懷古之人所用無不誠
誠以殞道方業故用彌精大原既克定百才享多榮○十
一月 世宗方銳意貢法難其人議諸大臣將以 世祖
為田制所提調謂 文宗曰子欲以 晉陽為田制所提
調遂命 世祖曰此大事汝可主之○甲子七月 世祖

祖文宗偶見役夫擔木而來世祖曰治心者治人治
力者治於人不治心治力而坐食者亦何用哉文宗曰
是世祖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小中不遠愛民之心
或有甚於赤子者也文宗愀然曰是矣○世宗命文
宗曰國家之安危在汝一身又謂世祖曰國家多厄之
時汝等共扶持之汝非諸子例也安危所係世祖感泣
是時世宗移御瑜第召文宗世祖傳遺教因命世
祖書之其教曰待兄弟以愛為主而亦必嚴法以教之一
也謹齋祀先儒所以不刀言者以嫌漢武數君故也然幽
明感應甚分明不可忽二也後宮當生入死出見男子則
必於廣廳三也若後宮有大罪必不免於先王者亦據
先王遺教論之四也用兵須慎慎五也○閏七月世宗
幸清州椒水宮命世祖守宮謂昭憲王后曰我子之
中獨晉陽耳孝而才正且質真異人也若負才而逸則誰
有數者有才而木逸所以為賢也世祖守宮寄書臨瀛

錦城曰聞子等與永膺數鷹慎勿馳馬顛躓折傷後悔何
及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歟父母之遺體與葦爾一獸孰
重子雖馳騁傾險一鞭而射三獐有何補乎只取一日之
快耳吾見子等徒紛紛於末技而棄大德之弘謨也易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惟
謙恭遜順不越乎人祇有忠孝則自有萬萬無窮之樂矣
豈但三獐一日之快哉○乙丑二月咸吉道人崔濡言於
世祖曰李元竒之子欲留侍衛請圖之世祖曰用人人
君之事非吾所啓也時人有請世祖書行請托必曰此
人所共為之事世祖笑曰我不為人之所為必為人之
所不為者也又李宗蕃者將使於北方適於宗親宴會來
謁欲圖免諸宗親皆曰諾世祖獨曰大丈夫常有四方
之志每恨立功無因臣而苟免吾所未聞誠寧君相歎曰
至哉言乎○三月世宗命世祖覽律呂新書曰此大事
汝可力之世祖讀之惟日不足謂人曰學問須於難處

見功焉又曰律曆之理其深無內其大無外聖賢之最能
事也世宗又與文宗論曆法曰曆法甚有味首陽任之
則能知之首陽甚精學者也○文宗與世祖議國事世
祖曰富國強兵之術非吾所可言也然其道則國未舉百
一也文宗曰何不可言也世祖曰未可以聽之雜而
問之忽也非得人任之久而勿疑莫可致也久則知勿疑
則展其才焉夫一治一亂理之常也今太平既久以天道
推之當一亂之期也以吾觀之國無人矣唯小節是察亦
非硯留塵也文宗嘗內宴詠詩曰三公案上硯留塵
御史尊前花映杯言太平無事也法曰毋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日之勢燕雀處堂之勢也一
朝緩急誰能禦侮國家久不講武武事之弛此時為甚
文宗曰大閱何如世祖曰大閱未見益也聚之難而習
之之制甚草草惡乎用文宗曰正是今之人正猶幻戲
中年以後莫不營財保身為子孫計非獨今之人自古而
然假如首陽者為兵曹判書則何憂哉孟子曰及是時

明其政刑吾將啓而舉之矣時國論以向化野人多在京師無事而食俸祿請抄還其鄉世祖言於文宗曰此沮向化之心赫遠謀也御夷之道使之勞處之安何患乎無事而食俸祿使之勞御其氣也處之安御其心也文宗曰然○丙寅正月昭憲王后教諸子曰待妾不可與正嫡比衣服不可奢侈也因稱世祖之儉曰且無失德於色時義昌君五私妓世宗命杖從者曰今首陽多率伶妓首陽故多率其賢可恃也又謂文宗曰汝弟之中獨首陽正大人也昭憲王后曰上之嘉汝若是人亦謂汝為聖人益自勉之昭憲王后躬行儉德御辭布親繅繭訓諸子婦常戒驕奢而瑤妻不離紵線佩玩傾裝與公主爭寵諸婦莫敢與言皆親於大王大妃昭憲王后謂大妃曰皆依於汝汝可撫憐之○三月昭憲王后薨世祖哀毀過禮文宗以書諭之曰居喪若以徑情真行為法則曾子必不勝喪今首陽多病我實

如失左右手

聖上萬福何至於是食少則必病諸葛亮

是也且膏梁之腹曠日少食加以過傷自不知病之深一

朝病作則醫無能為也我言祿庶首陽其省之今我兄弟

遺者樂人而其不自愛乎 首陽其省之○九月 世宗

語 文宗世祖曰昨夢予作詩曰雨饒郊野民心樂日映

京都喜氣新多慶雖云由積累只為吾君慎厥身此詩義

理好汝等觀之必有益 文宗與 世祖相慶而出 世

祖曰上心如湛水吉兆先彰○庚午正月 世宗召 文

宗世祖傳遺教曰有國者不諱亡有生者不諱死予今語

汝二人大抵臣下君死之日即攻兄弟之過予死之日言

兄弟之過者必多汝須不忘予言當以親愛之心為主則

外物莫能間不得已而雖罪之思之再三熟計情理心焉如

割乃可予初即位攻孝寧等者多祿予莫能保之矣永膺

常食於予側所重在飲啖耳時世宗疾彌留每事必命

世祖常在於內 世祖五日不食及 世宗安而乃食○六

月 文宗命 世祖註兵要曰用 首陽之筆則必甚善
世祖曰臣之職也敢不盡力臣與集賢殿諸儒力之則可
辦璿曰 首陽能文故可善成之 文宗曰非但能文有
所能者也又命 世祖註武經定陰陽書曰我國之內任
此事者 首陽一人而已凡軍國大事必與 世祖議之
○辛未正月 文宗命 世祖定陣法 世祖徧考古書
乃以己意定之文士權擘金淡等稱歎曰非所及也 文
宗覽之謂 世祖曰予以陣法為不可曉也今觀其法庶
可為也 世祖對曰臣是故略引而不盡以竅 聖斷於
是 文宗與 世祖多有所論 文宗曰李靖無加 首
陽我則蓋差於諸葛亮也 世祖曰諸葛亮將才不足
上何比論 文宗覽陣法序謂 世祖曰汝善述矣鄭麟
趾於經筵啓曰古文無連陣合陣之法今專用連陣合陣
似為未可 文宗以語 世祖世祖對曰諸葛亮八陣則連
陣法也李靖有合隊之法即合陣法也耕當問奴織當問

婢此事當斷之於 聖心若欲待衆議之必同然後行之
則何時可成 文宗曰然○八月 世祖卽釜自鳴卽人
惑之 世祖曰古文有之享宴之兆也有巫誦琵琶者奔
來請見 大王大妃曰是 大君三十九歲登極之兆也
大妃驚欲問之巫不告而去 世祖或自省或警人或
因人問難凡有論說皆逐日手書今記其略 世祖嘗曰
深於文者氣衰流於樂者心弱多才藝者無實極聰明者
無樂又曰苟有善雖小必勉苟於孝身之何顧君子強於
為善非求名也殺身成仁非逼勢也忠義激也又曰人之
生斯世也才不出衆耻也德不比賢耻也有其才無其功
恥也故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
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又曰心欲靜而氣欲張是以君子之
處己資忠履信以進德焉修辭立誠以居業也又曰立志
惟一為學惟精夫如是源清則流清賢者務其本也又曰
正氣而正人者上也正己而不正人者中也不正己而

正人與不正己不正人斯為下矣上事君忠者也中自守
善者也下貪天禍者也又曰吾誨人必曰在謙夫水盈則
溢火熾則滅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寒往則暑來日往則月
來累至則危物久則破息出則入卧寢則起笑極則其笑
絕樂極則其樂衰此天地之定理也亦無不極而後反故
曰人常約以處窮則福延快以適樂則禍至我欲勝人則
人亦欲勝我矣故曰卑以自牧聖人之深教也又曰人以
惡加我甘受之謙保之道也苟干忠孝死生獨步固所畜
也或問治氣之道曰先治其心則氣自治矣治心之道正
而已正則不妄動人之夭壽在其中又曰處官以不欺君
為上嚴溫動邁平正確固不遺細物不畏強禦謙恭而不
自有日所而篤忠孝又曰人之勝人求於既爭之後我之
勝人定於未爭之前百物交紛錯惟守心乃捷徑又曰江
海不以一盞而損太山不為一塊而減固其原者末不能
動矣定其志者物不能間矣故曰固而不弛又曰慮思不

先是謂貽悔當務不急是謂自削又曰好仁之弊其弊也
欺君好義之弊其弊也勃逆無不弊之事至人惟能處之
又曰有其業故能大存其心故能久又曰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者學問之切言也吾常念而不忘然行之之道在處
乎困窮也人能不忘困窮之至聖功豈難故曰不處困窮
無以成功又曰我無大過人者但受任之事或有不闕則
心不能忘又雖當大欲必顧諸義理知其非則決然絕之
身勞則心安身逸則心病又曰事無不反我善於人人亦
善於我又曰吾無甚過於人者但幼志不變蔑視金玉不
好酒色與人忠信耳又曰吉凶之來必先見至人雖見而
益強轉禍為福之道也又曰人有譽已必求諸諂人有毀
已必求諸直好之者不阿惡之者屈之行蠻貊之道也又
曰事皆勢而勢亦天然人事重愚者推之於天智者審之
於人又曰君子得志則善其人小人得志則敗其身又曰
不正其心則愛兆多辟又曰果行心所知者為聖之捷者

也君子之道平易而不險言易行近事而已不可他求於
異常之效也又曰人但自功而已不可多於人欲多於人
者身之災也苟不大節受辱可也德莫善於不忘怨莫善
於不有正心脩德天必佑之而况於人乎正心不難思君
父耳脩德不難思困窮耳又曰我無過人者凡事之來必
先見可而後行之見不可則決不為矣惟義是從莫或利
動又曰德莫大於拔人之善才莫盛於制人之惡又曰柔
謙之德可以享乎衆忌可以處乎衆譽保身之謂忠孝

元年

大明景泰六年

閏六月乙卯

世祖與右議政韓確左贊成李思

哲右贊成李季隣左參贊姜孟卿自議政府進闕與兵曹判書

李季甸吏曹判書鄭昌孫戶曹判書李仁孫刑曹判書李邊兵

曹參判洪達孫參議楊汀承旨等會于賓廳議曰惠嬪楊氏尚

宮朴氏錦城大君瑜漢南君玟永豐君琬同知中樞院事趙由

禮護軍成文治等謀亂黨與既衆不可忽也於是合司啓請曰

錦城不懲前事猶潛結武士厚施黨與交結惠嬪尚宮使養母

懿嬪入處惠嬪宮其乳母聰明等潛常往來瑜亦往來又贈婢
於尚宮交通問訊又與漢南永豐及鄭棕相結惠嬪與尚宮自
文宗朝擅權宮內不法之事不可枚舉又不待大臣宗室之議
而擅以懿嬪之戚朴文規之女及瑜妻族崔道一之女欲立為
王妃而不得乃以中宮莊已所立百計離間棕之潛事惠嬪及
瑜衆所共知趙由禮亦其黨也臣等欲啓久矣其勢日甚念惟
宗社大計豈宜以私廢公請亟明正其罪從之命義禁府配楊
氏于清風尚宮朴氏于青陽瑜于朔寧玃于錦山瓊于禮安棕
于寧越收由禮告身囚之又收文治及李禮崇申孟之申仲之
申謹之申敬之告身發邊遠充軍令宦官田昫傳于確等曰予
幼冲不知中外之事致茲黨竊發亂萌未息今將以大任傳付
領議政確等驚惶曰今領議政悉摠中外諸事復傳以何大任
乎昫以啓魯山曰予自前日已有此意今乃計定不可改也其
速辦諸事確等合辭固請世祖亦涕泣牢辭昫入啓少選昫
更出宣傳令尚瑞官將大寶入諸大臣相顧失色又命趣之同

副承旨成三問詣尚瑞司出寶令均捧進于慶會樓下魯山出
樓下召世祖世祖趨入承旨史官隨之魯山起立世祖俯
伏涕泣固辭魯山手執寶授世祖世祖辭不獲受之猶俯伏
魯山命扶出世祖出至大君廳司僕官侍立軍士侍衛政府
令集賢殿副提學金禮蒙等製禪位即位教書有司備儀衛設
軒架於勤政殿庭世祖具翼善冠袞龍袍率百官詣殿庭受
禪其禪位教曰予小子遭家不造幼冲嗣服深居宮掖之中內
外庶務蒙未有知致兇徒煽亂國家多故叔父首陽大君世祖
諱奮發忠義左右我躬克清羣兇弘濟艱難然兇徒未殄變故
相仍屬茲大難非予寡躬所能鎮定宗廟社稷之責實在我
叔父叔父先王介弟以德以望有大勳勞於國家天命人心
之所歸也茲釋重負以付畀我叔父嗚呼宗親文武百官大小
臣僚其匡輔我叔父以對揚祖宗之休命魯山命左承旨朴
元亨往大平館言於明使曰予幼冲即位歲癸酉安平君瑢謀
亂叔父首陽君告我平定然餘黨猶存復謀不軌豈予幼冲

所能鎮定 首陽君宗室之長功在社稷可付重任茲令權署
國事將以聞奏明使曰此是國家大事今承諭為喜 世祖入
思政殿見于魯山具冕服即位于勤政殿確率百官進箋賀其
箋曰祐下民作之君仰膺天命有大德得其位俯順人心凡在
瞻聆疇非蹈舞恭惟聰明睿知剛健粹精神武聖文顧丕基之
攸屬豐功茂烈信重負之難辭 社稷載寧朝野胥悅臣等俱
以庸質幸際昌辰麗日卿雲獲覩惟新之盛代泰山磐石更期
無疆之宏圖下教曰恭惟我 太祖受天明命奄有大東列
聖相承重熙累洽主上殿下嗣服以來不幸國家多難以寡人
先王毋弟又有微勞不有長君無以鎮定艱危遂付以大位
予堅讓不獲且宗親大臣咸謂 宗社大計義不可辭乃勉循
輿情以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即位於勤政殿尊主上為上
王屬茲臨御之初宣布寬大之澤自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
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
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鹽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於戲叨承重寄實深兢惕之懷爰霽鴻恩用恢更新
之化禮畢具法駕還邸宗親文武百官耆老族親等賀 中宮
不受夜二鼓 上御西廳兵曹判書李季甸吏曹判書鄭昌孫
都承旨申叔舟左副承旨具致寬等入侍以河東府院君鄭麟
趾為領議政○傳旨義禁府曰惠嬪楊氏尚宮朴氏家產籍沒
初楊氏諸子驕橫不法楊氏以保護魯山出入宮掖需求萬端
世祖稍禁節之楊氏以為怨壽春君珉又驕狂好聚不逞之
徒日與飲博且密附於瑤嘗說桂陽君瑄曰主上幼弱纏疾安
斗已與大臣等密謀令我母惠嬪入宮摠治內事議已定且安
斗好施廣收人心今又內結宮禁外連太臣何求不得何事不
成盍數數進見乎 首陽雖嚴明公正門無賓客孤立無助一
匹夫耳瑜家累鉅萬豪縱不謹奢侈僭擬與瑤情昵自瑤之敗
居常快快遂與璵協謀陰賄惠嬪內結宮人外連閹豎廣樹黨
援密招武士或射或獵傾家好施汲汲如不及人皆知其謀韓

明澮請早除之毋養虎遺患 上曰塔伏辜骨肉之戚所不忍
言豈可復議錦城耶慎勿更道明澮曰罪有大小不可以息掩
義願留三思 上曰禍根既除更議枝葉乎明澮又覆陳說
上曰若然則徐觀既為稍除其黨勿使復作可也骨肉之間豈
容再誤既而瑜陰謀益著衆皆請除瑜嘗從 上受易 上愛
之又念骨肉之息或至涕泣故於瑜曲盡開誨欲保終始人言
皆非而不納慮瑜疑懼每手書通問賚遺絡繹瑜尚懷憤怨○
丙辰 上備法駕至景福宮光化門下輦步入勤政殿西庭百
官班定 上具冕服升勤政殿階上進箋謝箋曰至道難名昭
示謙德大命不易謬及庸資拜受以還驚惶失措伏念臣性稟
謏薄學問淺疎頃值艱危粗效涓埃之報益竭心力欲堅終始
之誠何期一朝遽降嚴命未獲再三之讓深切戰兢之懷茲益
伏遇德著寬仁心存冲挹遂令辱品叨襲丕基臣敢不思守成
之難不遑寧處念付托之重惟懷永圖魯山命勿謝遂以翼善
冠黑袞龍袍出慶會樓下 上又以翼善冠袞龍袍入謝魯山

南向 上西向坐設宴奏樂 上跪進爵魯山亦跪受酬爵于

上上又跪飲還位讓寧大君提以下以次進爵七爵而止

上又進爵于魯山禮訖步出光化門乘輦還邸○命停秋等講

武令諸道進鷹狗○配趙由禮于光陽○諭京畿觀察使曰令

朔寧官厚待瑜並隨從人量宜供給○改仁壽府為德寧府掌

魯山供上諸事○左獻納丘從直將本院議啓曰楊氏朴氏瑜

瓊瑜成文治等或發配或充軍臣等未知其由請聞罪名 傳

曰此事衆所共知汝等豈不聞知從直曰臣等伏覩禪位教曰

兇徒未殄變故相仍意謂必指此也其罪犯至重請置於法

傳曰不可改也○掌令崔清江將本府議啓曰禮曹判書金何

曾居父喪奸妓玉樓兒生子大抵三公六卿不可不擇其人而

禮義由禮曹出尤不可不擇今以何為判書未可且未知瑜等

罪名請聞事由 傳曰何罪 世宗特命勿論况既為宰相何

任不可瑜等事汝豈不知清江曰何罪名暴白 世宗以通譯

語特從寬典然不曾為參判參議况判書乎不可以亂常之人

授六卿之任 傳曰罪雖如此 世宗既不之罪又嘗任宗簿
漢城府何獨不合禮曹○上御西廂承旨啓事 上曰古來史
氏直書其事其傳諭春秋館 文宗大王實錄內如有言過失
處勿削○領議政鄭麟趾等啓今瑜等罪重罰輕請置於法
傳曰瑜本祿有罪但為身計微有過失今之黜配欲使知戒耳
以古昔帝王之事觀之魏徵於唐太宗嘗有舊怨太宗即位委
任信之今予至此忍殘骨肉乎予欲即召時未敢耳卿等勿復
敢言其餘黜配人亦無罪焉麟趾等更請不允○傳曰貞觀政
要註解及功臣戒鑑 文宗實錄修撰予嘗掌之若政要予嘗
攷定戒鑑實錄今方多事未暇披閱可令河東府院君主之且
本宮地狹受朝為難欲於明日視事都承旨申叔舟啓曰頒赦
後無事可啓請還景福宮視朝○丁巳御西廳視事賜宗親
宰樞臺諫侍臣酒○以禮書判書金何刑曹叅判禹孝剛為奏
聞使何啓曰臣既任重職又差奏聞使雖老母在豈敢憚行但
臺諫以臣不宜長禮曹皇恐無地傳曰臺諫之言過矣毋嫌就

職○掌令崔清江左獻納丘從直等將本司議啓曰金何不宜
長禮曹瑜等諸人當置於法 上不允清江曰瑜等内外交結
相扇為變得罪 宗社國人共憤不可以 殿下私息而宥之
也 傳曰此乃上王時事且不干 宗社何可加罪况即位之
初宜行寬典若等何以慘刻之言陳啓乎清江更請 傳曰昔
魏徵欲害太宗太宗及推誠委任當時太宗一身豈不關宗社
乎今日之事正與此無異其勿更言清江曰太宗之事則高祖
尚在建成元吉謀害太宗而魏徵輔之耳今則上王劬冲 宗
社大計在 殿下 一身而彼圖為不軌其用心實異也敢請置
法 傳曰予言不非退而更思則可知矣○開城府留守金連
枝遣經歷金從舜京畿觀察使安崇孝遣水原府使趙季珣進
箋賀即位諸道亦皆進箋賀○兵曹判書李季甸禮曹判書金
何戶曹判書李仁孫吏曹判書鄭昌孫刑曹判書李邊等啓曰
瑜嘗交結内外多行不義 命收告身尋即還給庶幾改過自
新今又聚黨謀亂當置於法而付慶京畿給以公廩 殿下友

予之情雖云至矣其於國家大計何如若不忍置法請收告身
黜配邊遠且其黨與亦置於法 傳曰天柱 太祖庶弟也而
自擬正派謀害 太祖太祖曾不介意漢南永豐不給公廩予
意以為甚薄卿等此請可笑六曹更請 不允○傳于都承旨
申叔舟曰經筵人主與儒臣講道義論政治者也不可或廢予
欲日御經筵只令承旨集賢殿史官各一人入參何如且宋元
節要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皆切於治道何者當先人君接見大
臣之時固多至於微官無由得見予欲復輪對之法但聞有讒
慝之人萬一聽之非人君美事也予則斷不聽讒然恐後世人
主或有信之者令四人進對何如何品以上可進對乎且欲先
自武班何如輪對經筵一日並舉為難予欲間日為之叔舟啓
曰三書皆不可廢但節要近代之事所當先講輪對之時四人
並入或有支離之弊且各顧次對之人勢不可盡陳所懷令二
人進對史官入參若夫讒說則在 上斟酌裁斷耳何可以此
而廢乎令文武相間而又依 文宗故事六品以上進對為可

從之○傳于司憲府義禁府刑曹曰徒流付處安置人等無遺
錄啓○慶尚道加望浦船軍因公役溺死 命致祭賻復其家
○迎接都監官閔解啓高黼語臣曰我等適來本國值如此慶
事欲遣指揮張雄報告朝廷須啓 殿下給禦寒裘衣及襦衣
一襲上議于政府給之○戊午 上聞魯山未寧詣景福宮問
安○左獻納丘從直將本院議啓曰瑜等事 上以為卽位之
初宜行寬典然事有可寬者有不可者此而不治不軌之徒何
所懲乎請據法論斷金何在 世宗朝雖蒙恩愆然有才無行
不可任六卿之職况典禮之官人所取則尤不可不擇也 傳
曰瑜悖戾不順姑使小懲耳且其事止於予之一身若等強言
不已則予即放還金何則 世宗既不加罪又任以事豈無所
取歟予之行事一依 世宗故事從直曰上王同未在位 社
稷安危實係 殿下豈可謂止於一身請置重典 不允○司
憲府上疏曰臣等近以區處瑜等各人罪重刑輕大缺輿望再
三啓請未蒙俞允不勝憤鬱敢昧死以陳臣等竊聞刑法人主

之大柄不可得私亂逆人臣之大罪不容少貸刑法而或私則
衆庶之心難以服亂逆而或貸則神人之憤不可解矣然則有
國家者握大柄而御羣下治大罪而戒衆心其可苟徇私恩而
不念公義乎向者姦臣皇甫仁金宗瑞等黨附於瑒交結中外
圖為不軌禍機既迫賴天授神策旋即戡定實我宗社生靈
萬世之福也瑒與瑯皆瑒之餘黨也苟追天網得保性命幸矣
曾不知感復踵前轍與之唇齒結洪約洪海等招聚剽士相為
朋援往來構謀蹤跡詭秘率至事覺然猶聖恩寬大不忍暴
揚其罪明抵於法只逐羣小于邊遠奪約海告身按瑯以他罪
放之于外瑜則奪爵之命竟寢不行又冀其改悟也再生之恩
至矣罪惡如彼而寬息至此有識者孰不憤然以為因往推來
其情叵測何不明正其罪而尚且優容無亦養姦而滋禍耶乃
果不悛外與瑒瑯鄭棕黨比內與楊朴交結引由禮等為腹心
多畜驍健之士潛煽禍機膏唇鼓吻及乎不測又非天智神略
先事早圖則臣等不敢知厥基永孚于休乎噫噫危哉跡其

兇謀彰彰明著實乃神人所共憤覆載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而不容少貸者也固宜暴其逆節宣示衆庶按律科斷大正邦典而令乃只令放黜安處外郡或不奪告身謫居近地此為何等刑也亂逆之黨為臣子者義不與俱生瑜等諸人之罪實關宗社國家非殿下所得而私賞也殿下今日之區處殿下一時之私息也臣等今日之所言國家萬世之公義也宗社生靈億萬世無疆之祚係殿下一身安可違萬世之公義而徇一時之私息乎殿下以為彼輩之罪不過欲害吾耳臣等妄意以為當此之時輔政之任既屬殿下殿下安則國家安殿下危則國家危彼輩之欲害殿下其志欲何為也此非謀逆而何况彼之兇謀又未可明知其何如也殿下又以為即位之初務行寬政未可為苛刻臣等以為御衆以寬雖帝王之美德亂逆之罪係關宗社治之猶恐不嚴况從而寬貸之乎瑜等之罪非惟臣等請必抵法政府六曹亦皆固爭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者也奈何殿下不顧公義以杜言路

乎以義斷息明主乃行衆允悔亡大易有戒伏望廓揮剛斷俯
循輿音將瑜等諸人明置於法以快衆憤以固主柄又况殿
下新攬權綱一國臣民拭目傾耳明斷姑息試自今日伏惟三
思不允○傳旨禮曹曰謂大廟還宮日可除山棚攤禮歌
謠只令耆老儒生侍立○傳旨戶曹曰自景泰六年閏六月十
四日以前凡中外公慶逋欠耗損一應推徵之物悉皆蠲免○
教吏兵曹曰宗親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彰善而止京外文武
官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通政而止前街口傳提舉別坐各加
散官職一資後次加資時并計前月數凡諸有朕之親前銜學
生皆授散官職一資內侍府時散三品以下及學生皆授一資
並至通政而止忠義忠順別侍衛內直司擢院甲士宣差議政
府中樞院錄事皆授散官職一資各品遷轉並依舊制自下而
上諸司吏典就閑待差者從願授散官職京外通政官以上及
前銜堂上官父兄子孫及胥弟承重妻子孫立後人中一人代
授散官職一資通訓果毅朝奉宣略加資者雖未經守令並皆

除授成均校書館承文院訓鍊觀權知司譯院講肄官諸學司
律院典醫監前銜及出身權知惠民局濟生院書雲觀天文風
水學禁漏前銜及權知曆筭學官太一筭學別坐前銜司齋所
別監前銜鷹師除賤口及工匠外前銜學生四山栽植監役官
與箇滿被劾作散當時未叙者移任當次作散者內需所書題
前銜學生並除散官職一資時推劾人內公罪杖一百私罪笞
四十以下例皆除授限品受職者於限品內加資不得陞授者
老男婦內良家年七十以上白身授正九品元職九品者授從
八品元職八品者授從七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一資八十歲
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從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者授
正七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授正八品
元職九品者授正七品元職八品以上者超二資百歲以上白
身及元職從七品以下者除正六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三資
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準是賤口七十以上白身授從九品
元職從九品者授正九品元職八品以上者陞一資八十歲已

上白身授正九品元職九品者授從八品元職八品以上者陞
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
八品以上者超一資百歲以上白身八品以下授從六品元職
七品以上者超二資並限五品而止女爵準是八十歲以上男
婦並許免賤○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按通鑑唐宣宗禘于大廟
禮院奏祝文於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註云帝
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也又高麗詳定古今禮於諸妃並稱
國王今宗廟及文昭殿文宗室祝文稱嗣王臣諱顯
陵稱嗣王昭陵稱國王從之○己未上幸景福宮魯山命
鄒承旨申叔舟上命左副承旨具致寬請兩明使設宴于慶
會樓上魯山南向上西向明使東向坐行九爵而罷上及
魯山各贈兩明使貂鼠皮土豹皮等物○掌令金季老將本府
議啓曰瑜等事非但臣等國人共慙請從臣等之言傳曰他人
有罪尚或赦之况同氣之親赦之何妨季老更啓曰此社稷
大計非殿下所得私也不允○司諫院上疏曰臣等近將

瑜等罪累瀆 天聽未蒙 俞允不勝憤鬱昧死以陳臣等竊
謂賞罰人主之大柄賞罰當然後賞一而可以勸百罰一而可
以懲百有罪不刑有惡不除何以致茲兇之絕迹乎漢文帝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古昔帝王未嘗以私恩廢公義也瑜頃者交
結武士多行不義罪在不赦上王殿下以為至親不忍加刑只
收告身尋復還給恩至渥也為瑜計者改過自新小心謹慎圖
報聖恩可也今乃罔有悛心復效前轍外連宗親內結宮人侍
女謀欲煽亂幸賴 主上殿下炳發善處兇謀自沮若使其計
得行其為禍患可勝言哉此正臣民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
但令付處畿內又令供以公廩此何等刑也昔魏徵言於太宗
曰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天子所與天下共之者也今政
府大臣六曹臺諫合辭以請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也非 殿
下所得而私之也豈可以友于之私恩而忘 宗社之大義乎
伏望將瑜等及黨與諸人悉置于法以絕茲兇 宗社幸甚
不允○慶尚道義城縣人金乙女震死降香祝行解恠祭○議

政府據禮曹呈啓自今上王誕日及正至除諸道進箋方物從之○庚申領議政鄭麟趾右議政韓確左贊成李思哲右贊成李季暉左叅贊姜孟卿啓曰瑜等之罪非徒臣等請之宗親駙馬六曹臺諫皆然請須抵法傳曰卿等已知予不聽何為更啓麟趾等曰臣等豈知上之必不允而外為此請乎瑜事與瓔無異雖不加罪請收告身少荅輿望且朔寧地小官貪今用公廩官自供辦亦不可請但量給米糶傳曰不可事若可聽何待再請○上御經筵講宋元節要○傳旨義禁府曰其移配玃於牙山瓊于安城鄭棕于楊根○明使高黼曰昨日宴娼兒甲冑而舞此何技耶館伴曰此樂形容我康獻王征戰勝捷之狀名曰定大業黼曰中朝亦有如此樂一曰大平隊舞二曰平定隊舞太祖皇帝征安南交趾後所作也○臺諫上疏曰臣等請明正瑜等諸人罪狀累瀆宸嚴未蒙俞允累增憤激臣等竊聞亂逆之罪王法所不赦春秋誅亂討賊尤嚴於黨與者欲使為惡者孤也瑜等往日姦黨之餘也前車纔覆尚不改

轍包藏禍心締交內外廣樹心腹陰搆兇謀禍幾之發呼吸不
測幸賴天奪其魄旋復敗露 睿鑑究尋洞照事情不軌之狀
灼非曖昧此則 宗社國家萬世之大罪也理合據法並置常
刑以快神人之憤而 聖恩寬洪只得竄逐安處郡縣俾全性
命至有不奪爵者以罪較刑輕重之不倫一何懸也小大豎髮
並懷缺望臣等憤鬱之極千慮百思未料所以豈其 聖心克
仁友愛天至低徊不忍抵法耶臣等以為罪有大小典有重輕
各適其當而已亂逆大罪覆載所不容豈有姑息寬假之理乎
不廢懿親在小忿則可遇大惡則其可乎務從寬典斷微犯則
可處重罪則其可乎以恩掩義閨門之私也以義斷恩國家之
公也閨門國家勢不並重公義私恩理難兩全緣 聖上一時
之情則雖欲重恩而輕義念國家萬世之義則寧可徇私而廢
公乎臣等所以縷縷瀆冒而不能已已者此也今我 聖上既
遭人倫之變乃解之曰彼輩之情不過欲害吾耳臣等請授古
聖人之處變者陳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管叔黨於武庚流言

相扇動搖周公周公決意東征必致辟管叔而後已者豈其薄
於兄弟之情乎當是時也武王崩成王幼人心未固國步艱危
攝政之任委之於我周家宗社生靈安危存亡之幾危於一綫
我之一身非我之得私也以骨肉之私而不正扇亂之罪則是
宗社反輕於骨肉矣欲止缺折之舉得乎然則周公之辟管叔
為宗社生靈計也義不得不爾焉耳若乃象日以殺舜為事則
惡亦至矣舜之於象放之而不誅者亦豈苟為仁也安危利害
獨關吾一身非干於宗社國家也放之足矣怒不箴怨不宿親
愛之而已者不亦宜乎臣等竊揣 殿下之輔政即周公之攝
政也瑜等之謀亂即管蔡之扇亂也 殿下 一身佩 宗社生靈
安危存亡之責則欲害 殿下者其罪顧如何也兵莫憚乎
志鏗錙為下試迹瑜等之兇謀其志不亦憚乎設彼之兇謀得
遂則其得有今自乎此其利害安危不係關 宗社而何今日
之事勢政與周公之遇管叔相類今日之區處又安可不效周
公之所為乎周公亦古之大聖人也思義輕重周公豈不知也

宗社國家萬世之宗社非獨 殿下之私也刑法國家萬世之
刑法亦非獨 殿下之私也乃何 殿下泥於私息必欲貲係
宗社大罪而廢國家刑法之公乎縱不忍象憂之情獨不念
管辟之誼乎縱 殿下憐而保全之奈國家公議何奈 宗社
大計何奈後世是非之議何借曰骨肉之故姑未忍據法自餘
羣小有何可矜而亦稽天誅乎鳥窮則喙默窮則攫前後羣不
逞之偷生者尚多又安知不貽養虎之患乎亦不可不慮也此
臣等所以尤切疚心而敢爭者也矧今 殿下躬靖大難手振
宏綱氛翳盪滌天衢廓清政當追鑑往事維新永圖執法馭下
尅已從諫之樂也而政務優容理尚寬大獨斷 宸慮專任
睿明不顧廷議之公不恤言路之梗將使輔相畏首而莫敢矯
爭臣噤口而未敢駁宗親近侍亦皆三緘獻替道廢上下否隔
亦非不可之大者乎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更新之望也古
之明主聖不自聖合智於衆因心於人公是為是公非為非一
政一事必稽衆論庶言同則繹之况刑賞大柄尤宜明慎要當

體奉三之義盡畫一之方豈容纖毫處之容易乎私恩每隳於公義姑息多妨於大體伏望 殿下虛襟採納舍已審度勿謂咨訪為無益勿謂專斷為何傷俯循輿議克正邦憲將瑜等並置於法以懲大惡以昭大義以固大綱以嚴大柄 宗社幸甚國家幸甚○日本國對馬州宗成職遣使來獻土物○慶尚道觀察使啓今照兵曹受教文移臣與左道節制使河漢處置使朴居謙慶州府尹馬勝同審蔚山柳浦城基若於舊柵五里許古烟臺北邊築城則傍海據險水源不渴且蔚山沙乙山里大閑里慶州上西知里下西知里等處民居不遠守護不可不嚴又與右道節制使韓世龍處置使李好誠同審熊川鎮石堡基址距本鎮十里許豆洞地勢高平水源不渴且釜谷里川邑里多邑里界等處民居甚夥若有聲息熊川隔遠未及入保並防禦最緊合置城堡今量柳浦城基周圍一千四百九十二尺熊川堡基周圍一千五百尺姑令二邑各於新基設柵請待秋築之從之○辛酉傳曰悰罪非瑜等例但以輕薄交結罪人予欲警覺本不欲

久處於外也且其公主 文宗一女吾豈忘 文宗而爾耶昨
聞公主失和予甚驚慮使侍女問病且致醫藥今上王使人來
曰寧陽尉公主以病告我其意蓋欲還棕也予聞命皇恐遂傳
旨于義禁府放遣鄭棕仍諭江原道觀察使給傳上送○上詣
景福宮問安于魯山○領議政鄭麟趾右議政韓確左贊成李
思哲右贊成李季隣左叅贊姜孟卿吏曹判書鄭昌孫戶曹判
書李仁孫禮曹判書金何叅判趙瑞安兵曹判書李季甸刑曹
判書李邊叅判禹孝剛工曹叅判李補丁啓曰瑜等罪大不收
告身只配畿內又令所在官供以公廩皆不可請須罪之 御
札示之曰人而不法是昏也法而不仁是暴也昏暴之德予不
欲也予之意不過如斯且此一家事非與卿等共議者也○判
敦寧府事宋珰壽輪對 上曰毋忘前日之意且曰卿有所言
歟對臣等未諳外事但遠道侍朝之士不克輸糧專仰市易今
市肆好用惡米請令痛禁上曰予嘗知此弊使銃筒衛禁之
又曰近日變故多端不意忝襲大位固辭不獲罔知攸濟卿日

問起居于上王盡心輔翼可也○臺諫合司啓曰瑜等之罪係
關社稷天人所共討殿下特從寬典不置於法或供以公
廩或移置近地或放還京師殊失象刑之義臣等反覆思之未
知其由此雖殿下親親之意然社稷大計須從衆論不可
獨斷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又曰大義滅親請從臣等之言
傳曰若等知吾不聽而好為常談何也已與大臣謀之不可
聽也臺諫更啓曰臣等豈料殿下不聽乎事關宗社期於
得請耳傳曰不可臺諫更啓不從○經筵官啓世宗朝集
賢殿三員進講後除一員文宗朝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中
二員則間二日承旨一員集賢殿二員司諫院一員史官一員
則逐日進講命只令集賢殿二員進講○司諫院啓曰經筵勿
令諫官入參不可傳曰世宗朝臺諫不入經筵故有是命
然數見臺諫甚為美事其令入參○壬戌日暈○大司憲崔恒
左司諫慎詮等詣闕請置瑜等於法三請不允上狀辭職司
憲府狀曰臣等俱以庸劣謬忝臺綱識昧通方藝短謀事自非

骨鯁未合耳目近見兇徒苟遁彛憲恩深好生義乖懲惡心切
回天累陳誓說誠微貫日竟阻俞音緇糾之責大負朝望尸素
之譏豈逃物議雖欲強顏固難覩面久玷清貫盍避賢路伏望
更擇才能俾代職事不勝幸甚司諫院狀曰臣等俱以庸愚承
乏言官近將瑜等罪狀請置於法以言以疏累瀆 聖聽未蒙
俞允臣等之誠未足以回天不宜冒居以防賢路伏望 殿下
命收臣等之職代以賢能公道幸甚 命並還辭狀俄而復來
固請 不允 ○傳于司憲府曰本府事務煩刻自今多事時勿
參經筵 ○癸亥傳旨義禁府移配瑜于廣州 ○諭京畿忠清
道觀察使曰道內付處廣州瑜安城瓊青山瓔牙山玆并奴婢
只月給糧料酒肉饌具勿許本邑支供 ○臺諫啓曰瑜等之罪
不可以至親而宥也若以至親難於置法自餘諸人何寬貸若
是耶傳有之賞罰無章何以為國請 殿下按律斷罪 上不
允又三請 傳曰失信重事予不爾從 ○議政府啓曰本府檢
詳錄事不帶本府之銜未可請稱議政府檢詳條例司錄事班

在尚瑞司錄事之下從之○工曹請造中宮酒房金盞
命以畫磁器代之東宮亦用磁器○上召集賢殿校理洪應韓
繼禧等謂曰予嘗受上王命註貞觀政要昔唐太宗撰晉書議
者以為撰述書史非人主所務今註政要與唐宗異也然庶務
甚繁不暇及也爾等其畢註以進○甲子魯山移御于昌德宮
諸司一真侍衛上自邸入御于景福宮百官侍衛○平安道
漕運船軍溺死命致祭賻給復○京畿通津縣人奉山妻震
死降香祝行解怪祭○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忠清江原黃海道
運租公私船舩軍等潛自盜用才下陸拿舩逃避諸邑主吏不
能充納獨受其害請自今主吏舩軍併力輸納如有耗失均徵
從之○忠清道觀察使啓懷德縣人洪順歐殺人繫獄賂獄卒
佯為病死獄卒棄之林間遂逃至慶尚道咸昌被捕盜監考捕
告還繫懷德獄其獄卒所受財物已沒官請將順依律科罪
從之○全羅道木浦漕運船軍溺死命致祭賻給復○乙丑
臺諫詣闕請瑜等罪曰罪惡甚重義不可赦請從臣等之請

上不允臺諫更啓 傳曰大抵凡事中道為貴若等之言過猶
不及○上命都承旨申叔舟禮曹判書金何請明使宴于慶會
樓各贈豹皮阿多介一坐彩花席四張石燈盞四事油籠三十
事○臺諫上疏曰臣等請抵瑜等於法累瀆 宸威未獲蒙
允及復思度未知其可忘寢廢食憤悶深天下萬世安有犯
如是之大罪而遇如是之寬典乎瑜等之罪實關 宗社政所
謂通天天誅之不可苟逭也的矣 殿下但以骨肉至情未忍
寘法然恩義公私自有重輕彼既身犯大逆屬籍當絕諸大夫
國人皆曰可殺固宜明寘常刑與衆棄之 殿下安有徇私恩
撓公義以負一國羣生之望也今乃非唯不寘於法又從而量
移或放還于京臣等不識此何義也此何法也 殿下縱自斷
奈 宗社何 奈臣民何 殿下臨御之初務行寬政寬是御衆
之道固為美矣然非可施於亂逆之徒也亂逆大罪豈 殿下
所得而或寬所得而私貫也今日兇徒即前日姦黨而區處比
前日大寬何哉臣等亦未知其可也刑賞之權雖自 宸斷然

五刑五刑莫非天命天討不容私意有所顛倒乃何 殿下重私恩輕公義若是其牢乎臣等竊恐萬世不易之常憲自今日始毀非惟違天意拂人情抑亦長後人姦雄之心也此臣等所以不覺言之支離而敢冒雷霆者也臣等又以為 殿下處骨肉之間容或不忍自餘羣小有何足惜不嗜殺人雖 殿下至仁然於誅亂討賊先治黨與之義又何如也得非姑息之尤乎先寘此輩於法則國人之憤訖可少紓 殿下何惜而固拒乎此則臣等無已之意也臣等之心斷然知其不可期於得請而後已 殿下乃云未可失信又云業已施行又以臣等之言為過中臣等尤加惑焉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伏望 殿下心衆人之心怒衆人之怒大義斷恩刑茲無赦永杜後來覬覦之萌式昭新朕明斷之德 宗社幸甚

○日本國源持直上松浦僧源祐對馬州宗成職各遣使來獻土物○丙寅議政府六曹上疏曰臣等近將瑜瓊等之罪請至再三未得蒙 允退而思之不可但已夫具有掩義義有斷

息輕重失宜何以為國瑜常懷異心謀不利於殿下私聚武
士詭謀叵測曲荷上王寬仁之大德殿下友愛之至情譴罰
不加眷遇尤篤所宜洗心祇懼圖報再造之恩尚不悛改方且
交結內外自作不靖義在當斷息不可掩誤蒙寬典獲居畿縣
仍帶爵命已為失刑今又量移近地息及奴隸罪太重而罰太
輕何所懲艾哉縱殿下友愛天至不忍置之於法固當收奪
告身放之遠地使加修省庶幾遷善自艾並囿生成之內是乃
所以保全之也請并玳瑁奪其告身放置遠地且鄭棕以公主
之病特被召還罪同罰異有虧國典亦令遠竄趙由禮等投諸
海島以副臣民之望不勝幸甚上不納領議政鄭麟趾啓曰
昔大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無他事止一身故也周公之於
三叔隨其罪之輕重而區處之此則事關宗社不可以私息
而宥之也請殿下依古人之行事而為之傳曰不可麟趾
更啓曰非敢謂悉置大法請配遠裔收奪告身且趙由禮蒙
上恩至矣而亦與此事斯人有何惜也上不聽○上詣昌德

官問安○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當代外祖考安孝公沈氏妣三
韓國夫人安氏墳墓每於寒食秋夕依舊例降香祝令所在
邑守令行祭上王外祖考景惠公權氏之墳令其邑奉教致祭
從之○丁卯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啓本啓舊法本道充補
甲士取才上等入格到滿五百者中等滿七倍以上者隨闕叙
用已巳年取才人內到滿五百者十三人一千二千者六百餘
人春秋艱苦防戍與實差甲士無異但窠闕不足不得叙用誠
為可悶請到滿二千者投散官職 從之○慶尚道觀察使啓
今當百穀發穗累旬不雨請降香祝禱主屹山 命遍禱名山
大川○以韓確為議政府左議政李思哲右議政李季隣左贊
成鄭昌孫右贊成宋玗壽判敦寧府事姜孟卿議政府左參贊
朴仲孫吏曹判書李季甸兵曹判書權躡刑曹判書李邊工曹
判書權擘吏曹參判河緯地禮曹參判趙瑞安中樞院副使閔
騫德寧府尹元孝然禮曹參議金澣僉知敦寧府事朴炯康袞
僉知中樞院事具致寬承政院右承旨韓明澮左副承旨成三

問右副承旨曹錫文同副承旨李永肩司諫院右司諫大夫李
芮司憲執義○戊辰 觀稼于西郊○追贈高黼鄭通三世爵

○己巳 御經筵召鄭麟趾韓確李思哲李季隣鄭昌孫姜孟

卿及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兵曹叅判洪達孫等議問延茂昌虞

芮三邑事麟趾確思哲議三邑人願居慈城江界者聽其餘皆

移龜城人物多則置邑少則付朔州待殷阜置邑季隣昌孫孟

卿議大臣審其利害既已定議又因邑人上言從而紛更則恐

有三年不成之弊其人民欲居江界慈城者聽之為可若待龜

城移居之民殷阜而後置守則給田地勸農桑一應撫恤之事

誰其主之一依前受教○司憲府啓忠順衛朴景芬居母喪纔

過期年竊人之妾恬然帶居忘哀犯法毀倫傷教莫此為甚雖

經赦宥不可不懲請收告身送諸遐方以戒後來 命收告身

削忠順衛籍○刑曹啓全羅道玉果縣囚人池必種嘗姦崔乙

妻內隱伊共謀殺乙內隱伊已先死請將必種依律處死 從

之○庚午 傳于承政院曰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親問

極邊殘亡驛吏從之○傳于承政院曰集賢殿官供給諸事
承旨等常加點檢勿致踈虞○辛未先行頭目張雄詣昌德宮
辭魯山引見於廣延亭曰寡人自少有疾語音艱澁年甫十二
承襲姦臣煽亂變故相仍叔父首陽君有大功於國且有德
望可付重任已令權署國事今差人聞奏○謝恩使李鳴謙賚
勅書回自大明勅曰王居藩邦敬天事大比修職貢愈久愈虔
茲遣人以海青來進尤見勤誠特賜王青細花紵絲一匹紅絲
絹一匹付陪臣李鳴謙等領去頒給用荅至意王其領之○壬
申豆里辭上引見賜衣牀鞍馬仍諭咸吉道觀察使曰豆里
得病而歸厚待以送并諭所過京畿江原道諸邑○以黃守身
為議政府右叅贊權孟孫藝文大提學盧叔全提學金淳刑曹
叅判李好誠俞應乎安崇直禹孝剛同知中樞院事趙完璧李
思明金鈞中樞院副使安崇孝德寧府尹洪元用慶昌府尹柳
洙戶曹叅議洪允成禮曹叅議尹士昫刑曹叅議金沅金億之
朴居謙趙晤僉知中樞院事尹子雲知司諫院事閔騫京畿觀

察使元孝然慶尚道觀察使李石亨全羅道觀察使柳規黃海道觀察使金光醉江原道觀察使○癸酉護軍鄭有臨輪對上曰常行公事一遵條章固無可議今之輪對欲聞律令外遺弊耳如有所言悉陳無隱有臨曰全羅道漕船皆敗於安興梁未及安興有古尊城之基纔隔七八里亦有永豐倉古基若令全羅漕船泊於古尊城基陸輸永豐倉載船而來萬無覆沒之理且於尊城永豐之基俱置倉庫以備雨 上曰爾言良是予當議行○遣禮曹判書金何刑曹參判禹孝剛如大明蓋請辭位承襲并謝恩也辭位奏曰臣竊念自童稚得疾氣常不順臣父先臣恭順王諱於景泰三年薨逝臣年甫十二承襲罔知依為凡百庶務委諸臣察至景泰四年薨臣謀逆禍機斯迫叔父陪臣首陽君諱奔告於臣旋即戡定然猶兇徒未殄變故相仍人心未安念臣孱資難以鎮定社稷安危所繫甚重諱先臣母弟學通今古有功有德允孚輿望已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一日令權襲軍國勾當伏望聖鑒洞察特降明允御前禮物黃細

苧布二十四匹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五十四匹龍文簾席四
張黃花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
一十張石燈盞四事雜色馬二十匹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
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鳳文簾席二張滿花席
八張雜彩花席八張中宮禮物同承襲奏曰國王臣諱自幼有
疾又當弱齡承襲國內多難以社稷之故委臣諱諱擢襲臣自念
庸愚不敢承當固讓再三竟不得辭已於景泰六年閏六月十
一日擢襲勾當兢惶同措御前皇太后中宮禮物同上謝恩表
曰綸音遠播庸篤懷柔睿澤旁霑不勝感激撫躬罔措銘骨何
忘伏念臣猥以孱資幸際昭代祇勤侯度曾未補於絲毫曲荷
聖慈屢承恩於筐篚寵榮若此前昔所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大德包容至仁涵育怜臣慕義之懇諒臣述職之誠遂令遐陬
獲被殊錫臣謹當夙興夜寐常存挾纊之情日升月恒倍切享
年之祝方物表曰天貺聿臻曷勝感戴土宜不腆祇表忱誠謹
備黃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匹黃花

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右件物等產自荒
畝製非良匠真諒由中之信俯容享上之儀皇太后禮物紅細
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一十匹中宮禮物同
○日本國上松浦波多島源納五島宇久守源勝薩州伊集院
寓鎮隅州太守藤熙久對馬州宗盛家各遣使來獻土物○秋
七月甲戌朔日本國肥前州宗象郡知守宗像朝臣氏正上松
浦丹後太守源盛各遣使來獻土物○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
文起曰今築穩城邑城鄉以守護在本邑當與守領官差使負
同心訖功○乙亥 傳于承政院曰元子見明使何如若見則
其冠帶儀物何以為之且欲於閑話間語朝見之事僉曰明使
辭還時元子出見行酒為可冠帶儀物則時未受命俵大君例
服宵背黑團領犀帶紗帽行酒時宜有侍從且封崇則必請命
于中朝朝見事固當言之 傳曰政院之議是矣其議于政府
賜高黼鄭通田各一結○丙子 傳旨禮曹曰中外祭享有司
視為常事祭器奠物或不修淨有違事神誠敬之意自今奠物

務要蠲潔祭器速令改作毋致毀污○檢詳孀孝長將堂上議
啓曰元子冠服不可與大君無別宜帶玉帶服肩畫背背若朝
見之意時方請承襲不可遽言待誥命之來與其時使臣言之
猶未晚也 傳曰政府之言是矣然無相稱之服不可帶玉帶
朝見之言予姑停之然間有語次不可不言○黃海道早觀察
使洪元用請降香祝禱雨于名山大川 從之○日本國對馬
州宗成職宗盛家各遣使來獻土物○丁丑 上親祀 宗廟
告即位還宮時以雨除百官軍士侍衛及學生侍立 御勤政
殿受百官賀仍頒赦教曰予以寡德受上王付畀之重續承鴻
緒爰率彝章 親裸太廟緝禮既成宣布寬條以同大慶自景
泰六年七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
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壘毒魘魅但犯
強竊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
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受釐 祖宗載舉非常之典
推息黎庶用廣莫大之仁○賜宗廟執事鄭麟趾韓確鞍具馬

各二匹李季旬鄭昌孫姜孟卿李仁孫永寧殿執事李思哲
文昭殿執事誼城君宋馬各一匹 賜陪祭承旨申叔舟朴元
亨具致寬韓明澮成三問曹錫文執禮副提學金禮蒙典祀官
韓昌 永寧殿薦俎官柳洙李亨增金恕宣炯各段子綰各一
匹○傳旨吏曹曰宗廟 文昭殿 永寧殿諸執事通訓以下
各加一資後次加資并計前月數○御慶會樓設飲福宴宗親議
政府六曹堂上大司憲承旨等入侍時久旱是日雨 上謂羣
臣曰國之大事在祀今悉如禮且值甘霖喜慶無比其各盡歡
定大業之舞作 上謂鄭麟趾曰觀此則 祖宗創業之艱
世宗制作之意豈敢忘乎麟趾對曰正是逸中思勞安中思危
之時也願 殿下留意 上命申叔舟曰領議政之言正合予
意創業守成之難易不出於此宜記顛末且今在坐者各即席
賦詩以毋忘今日又命集賢殿館閣儒臣皆作詩以進 賜堂
上官以下諸執事飲福宴于禮曹○平安道觀察使奇虔啓今
當禾穀發穗而久不雨請降香祝禱于名山大川 從之○戊

寅以奉石柱僉知中樞院事○吏曹啓圖畫院畫員與工匠無
異遠兒受職限五品例也頃以一時特恩差本院別坐因循不
革或官至三品猥濫莫甚請自今雖才品特異者勿差別坐只
許仍仕擇解畫士人為別坐 從之○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
上疏曰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文武不世出之資新登寶位祇
謂 宗廟此正勵精圖治以新庶政之時也臣不揆鄙拙姑將
管見仰瀆 聖聰伏惟睿鑑垂察一得民心蓋人君享國之長
短在於得民心之如何自古帝王之興以除害救民創業於前
而繼體之主又能愛養斯民澤洽人心故雖衰世思先王之德
而不能離臣以經史考之周之文王始開王業武王克成厥勳
而成王康王相繼撫之故人心固結至于八百年而不忘漢之
高帝除秦項之虐以有天下而惠文景相與休息政在養民光
武中興明帝亦以愛民為政故其歷年至于四百年唐之太宗
佐高祖平隋亂而身致太平以至玄宗開元之治亦有愛民之
意故歷年幾三百年宋之太祖以上聖之資削平五季之亂四

宗迭作百年無事高宗南渡孝宗又愛民之主也故三百年之間雖顛沛閩廣而民心如一日至於宋之元嘉隋之文帝周之世宗金之大定可謂小康而或創業無積累之漸或繼世無守成之主故俱不得歷年之永豈可與周之仁厚漢之寬仁唐之仁義宋之忠厚同日語哉吾東方前朝太祖統一三韓功德在人其後成穆顯德靖文宣肅睿仁十世皆以養民為務故歷年垂五百年恭惟我太祖康獻大王以神聖之資拯民塗炭

太宗世宗文宗相繼而作道洽政治民安物阜歷年之久固未易量也願殿下亦以上天立君愛民之心前代得民永年之效反覆思之全以休養生聚勤恤民隱為事則本朝之業直與檀君箕子三國前朝而並美矣其愛民之道無他不過輕徭薄賦省刑三者而已一定制度蓋休養生息固人君之先務而立法定制亦不可緩也愛民則為國之本立法則馭世之道固不可舉此而遺彼也若法制未定則一時典章隨立隨改後世子孫固無所憑依矣故周之成康制禮作樂漢之武帝立漢家法

度唐則貞觀開元俱有制作以維持一代之體但宋之新法制
度太煩亦以之基禍然則法不可不立而亦不可草草為之也
吾東方前朝之時田柴之科府衛之制至精至詳可謂盛矣然
惟後世田制紊而為私田無並攘奪山川為標兵制廢而為私
兵蒙倭迭侵無軍可禦本朝 太祖世宗之時有元典續典又
有謄錄皆良法也然田制儀注未成一定之制兵制貢法多為
權宜之法豈非盛代之闕典歟 命大臣更加商確以定一
代之制以為萬世子孫之則幸甚一法前代蓋唐虞三代之治
固萬世帝王之所龜鑑也然漢唐宋金亦皆無可法者乎但世
運有淳漓耳若取法漢文則養民之政至矣漢高光唐太宗拔
亂濟世之功何可少哉宋太祖規模氣象光明正大朱子以謂
與堯舜合金世宗大定之治前史亦稱之願 殿下上法唐虞
三代兼取漢唐宋金之政幸甚且東方之人徒知有中國之盛
而不知考東方之事甚為不可乞以前朝太祖之救民成宗之定
制顯宗之守成文宗之養民為法又以毅宗之喜詩酒忠烈之

好鷹犬忠惠之嗜宴遊恭愍之用辛毗為戒然求之於前代不
若求之於 祖宗願以 太祖之勇智 太宗之英明 世宗之制
禮作樂撫養生民 文宗之專心文教不忌武備為法則不必
遠求於他而為治之道盡在於此矣一知大體蓋欲知為國之
道當知人君之職代天理民也用賢以養民也願 殿下於廣
夏細糴之上常加 聖慮當今諸曹百官何事為急八道之弊
何者為甚於是平安道議流移蘇復之策定節制置司之地咸
古道慮六鎮偏重之害思龍城置營之便黃海疾疫若何以可
救江原講武場何者可除京畿之民賦何以不煩而役何以不
重也又下三道審貢法之行除代納之弊忠清以南尤嚴漏戶
之禁慶尚道慎待倭之道全羅道擇濟州之守如是則外方之弊
大者皆舉矣於是內而吏曹定官制戶曹定田制定貢賦禮曹
定儀注兵曹定兵制審陣法刑曹定奴婢番上之法工曹定輿
地圖籍之事以之謀議則委政府出納則委政院諫爭彈劾則委
臺諫論思則委講官任事則委六曹至於侵漁外吏則罪倉庫

吏其外方軍民令監司守令大小水陸將師為之鍊養則內外百官之職亦無不盡矣於是思周家之得民立漢家之制度法前伐之治撮為國之要慮事未然謹終于始以安靜為治以剛明為政不變國俗以禮事大接臣僚有法待文武如一則人君代天理民之道斷斷無遺矣一慮微蓋天下之事莫不自微而始以至於大故愚聞之人忽之以亡秦之亡以刑戮前漢之亡以外戚後漢之亡以宦官武將魏之亡以宗室弱晉之亡以羌胡虜置牛宜梁之亡以崇佛以納侯景隋之亡以宴遊以伐高勾麗唐之亡以內寵楊貴妃始禍而藩鎮宦官迭為煽亂後唐之亡以倡優後晉之亡以契丹後周之亡以至少宋之亡以王安石王安石新法立而數世之間君子小人如仇讎矣南宋之亡以與元夾攻金人為失策也遼之亡以鷹犬金之亡以棄根本之地而南下也元則夷主中國政令無紀天下大亂無足道矣吾東方新羅之亡以女主荒淫百濟之亡以驟勝驕敵也高勾麗之亡以恃強窮兵也前朝則初以武臣構怨而竊柄中則

嬖倖恃勢而害政終則權姦用事而虐民至於倭寇四侵民不聊生則國不可為矣恭惟我本朝祖功宗德無讓前朝而家法之正則遠過焉但前朝兵制之盛雖今日或未易擬也伏望殿下為天地之心為生民立極一言一動不違於天一政一事務合乎理區難于易為大於細則宗祧幸甚生民幸甚一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百官之所瞻仰萬民之所倚望隣國之所聽聞而子孫萬世之基正在於此而人主操駕馭之權以奔走一世之人故干進之人或以邊功或以土木或以佛神或以詞章或聲色貨利或鷹犬麴蘖乘間投隙維然而進人主不悟一事之中則始之不謹終不可言矣且孟子云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人主聽諫則士大夫之心翕然矣不然則反是矣一尚安靜蓋持盈守成之君在謹守成規而已如有可改之弊則漸改之使如前規而已故治民如烹鮮能勿擾之足矣民心一搖則邦本危矣宋之新法是已然則弊法固不可不更張而人君所尚者安靜而已漢史云載其清靜民乃寧謐此之謂也

一重剛明蓋人君之德莫大於仁仁厚則與剛明似相反也非
剛明則內謁盛行中貴驕橫小豎專恣戚里恃恩權臣竊柄詞
臣取寵姦臣佞臣左右逢迎而諛諛得志則雖有仁厚之政不
得如其志矣此人君之德所當剛明者也一儀從本俗蓋臣聞
西夏以不變國俗維持數百年元吳英雄也其言曰錦衣玉食
非蕃性所便金世宗亦每念上京風俗終身不忘遼有南北府
元有蒙漢官而元人則以根本為重故雖失中原沙漠以北如
古也吾東方世居遼水之東獮為萬里之國三面阻海一面負
山區域自分風氣亦殊檀君以來設官置州自為聲教前朝太
祖作信書教國人衣冠言語悉遵本俗若衣冠言語與中國不
異則民心無定如齊適魯前朝之於蒙古不逞之徒相繼投化
於國家甚為未便乞衣冠則朝服外不必盡從華制言語則通
事外不必欲變舊俗雖燃燈擲石亦從古俗無不可也一事大
以禮蓋以小事大禮之常也自古皆然我國家實東方荒服之
地也邈處日出之濱且有山谿之險隋唐之盛猶不得臣遼

用隣國之禮金稱父母之邦宋以賓禮元通婚媾然元則用兵
數十年卒以臣服雖稱甥舅東海之事與昔日不同矣我高
皇帝即位欲加兵則天下初定不之加則無以示威拘行人以
辱之增歲幣以困之後至戊辰天威始霽而蕃國之封定蕃國
之勢與畿內之勢異事大之禮不可不盡而又不可以數也前
朝則稱宗改元矣在今日小小節次不必拘例但盡其誠意而
已今後例息附表以謝勿煩使命以休平安之民以存事大之
體幸甚一待臣僚有法蓋人君貴無與敵也然待下當以禮敢
諫者不可曰干名也勤幹者不可曰為祿也雖有干名為祿之
人當取其敢諫勤幹而已至於死喪之際施之以恩刑獄之間
待之以禮國家以如此忠厚之俗待士而成風則百世士大夫
亦皆以忠厚報其上矣一待文武如一蓋自古文武之間猜嫌
易起文吏有勢而清要武班勤苦而無權萬一人主偏信詞臣
而言語禮貌之間待之或異則前朝庚癸之事誠可慮也毅宗
以後至于忠烈武臣執柄變夷朝廷幾盡以文武交構故也今

政府政院以至臺諫皆以文武交差其慮亦周矣然兵曹鎮撫
所使令令史之待別侍衛甲士甚為苛薄至於侍衛牌則視之
如奴隸焉臣觀 殿下之待文武可謂如一乞自今昇平百年
毋忘今日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竊惟司馬光以為人君
處心之要有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亦有三曰任人聽諫賞罰
以此為疏獻于四朝臣亦以此六事反覆參詳於壬申冬獻于
上王今其藁在政院伏望 殿下命寫一通特賜 睿覽不勝
幸甚上命取壬申年疏及罷行城疏以觀謂誠之曰汝之兩
疏皆甚切也○以尚宮朴氏仁川田 賜延昌尉安孟聃○已
卯高黼鄭通欲詣昌德宮辭魯山先命都承旨申叔舟往大平
館請之黼等至魯山出廣延亭門外迎入設宴贈黑麻布各十
五匹白苧布十匹彩花席八張厚紙四卷人參五觔黼等叩頭
拜受○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全羅忠清慶尚江原道義盈庫貢
白蜜權減六石三斗今用度最繁請復收納 不從○庚辰高
黼等詣闕辭 上迎入慶會樓設宴命元子行酒贈黑麻布各

九匹白苧布十匹黑麻布團領一領白苧布帖裏二領刀子一
部彩花席八張厚紙四卷黼等叩頭拜受○持平安重厚將本
府議啓曰工曹正郎韓致仁以階三品考未滿拜禮賓小尹禮
曹正郎姜希孟亦考未滿若以相避遷改他曹相換例也而陞拜
直集賢殿臣恐箇月之法自此而毀矣且舊例經六品職事者許
拜監察佐郎經五品職事者許拜正郎今韓瑞鳳以監察拜吏
曹正郎禹繼蕃以前佐郎拜禮曹正郎亦皆違例 傳曰此事
皆予所知不可改也重厚曰今朝士屢蒙特恩資格皆高今若
如此臣恐拘於資格考未滿而濫遷者多矣 傳曰希孟事當改
正其餘不可改也○辛巳 上與魯山韋大平館高黼等出迎
魯山在西 上在西差後黼等在東設餞宴爵九行而罷○遣
宣慰使石議政李思哲兵曹判書李季甸于碧蹄驛判中樞院事
李孟矜于開城府中樞院副使朴薑于黃州刑曹判書權躡于
信川平壤工曹判書李邊于甑山坡平尉尹巖于安州中樞院
副使成勝于義州以中樞院使黃致身為伴送使○忠清道觀

察使朴彭年啓今農務方殷累旬不雨請降香祝禱于名山大
川從之○壬午上與魯山幸慕華館餞高黼等各贈貂裘
各一領貂皮冠耳掩護膝白鹿皮靴黑斜皮套鞋各一跪受拜
謝宴罷黼等辭出上與魯山送至大門外宗親及文武百官
序立道左祇送黼等於宗親及二品以上三品以下各行四拜
而別迎接都監錢于洪濟院東亭頭目十五人辭上贈襦帖
裏各一領白苧布各二匹黑麻布一匹毛冠耳掩弓矢等物○
遣都承旨申叔舟于碧蹄驛贈黼等弓矢藥囊環刀鷹韉等物
○癸未御思政殿引見都承旨申叔舟左副承旨韓明澮等議
減供上諸物因命詳定以啓○初濟州人高習恭等上言三邑本
無站驛皆用民間刷馬歲戊午安撫使韓承舜建議本州三所
旌義二所大旌一所置站授田用補充軍為站夫敬差官王致
覆審便否謂不必置站而止自後民間刷馬如故受弊不貲乞
依承舜議施行上下兵曹議之至是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濟
州僻在海中使客稀少且補充軍覓在丁壯僅一百三十餘口

分屬六站則大半不足且盡奪民戶之田以給六站民心怨擾
不須置站 從之○甲申封魯山為恭懿溫文上太王宋氏為
懿德王大妃 上以冕服備法駕率宗親文武百官幸昌德宮
謁見魯山百官賀魯山及宋氏皆不受 上遂與魯山宴于廣
延亭宗親駙馬政府承旨等侍極歡而罷○日本國藤源朝臣
教賴呼子源高五島宇久守源勝對馬州宗盛家各遣使來獻
土物○乙酉司諫院啓曰禮山縣監朴遂智以親老改授咸平
縣舊法有老親者許於未赴任前具由啓請若赴任後則不聽
仍罷今乃改差有違立法請改正○傳旨戶曹曰江陵府使邊
尚服在官身死可賻米豆各十石紙六十卷并給棺槨○議政
府據吏曹呈啓新設平安道龜城郡稱朔州中翼 從之○傳
旨吏曹曰諸司吏典年四十以上仕滿者姑從願隨品授散官
職○丙戌 傳旨禮曹曰自今受常參憲年老大臣每日早會
致生疾病當於日出後五刻受之○丁亥御思政殿受常參視
事輪對○鎮岑縣監鄭由義松禾縣監蔡致仁辭 上引見曰

京中諸司之事僉議治之外方則守令獨治不可不慎各就乃
呂謹刑恤民若有善政予必聞之○諭京畿觀察使曰安城付
處瑒妻完聚其奴婢供給之數依曾降諭書施行○諭咸吉道
觀察使曰僉知中樞院事浪伊升巨本無產業今賜吉州居亂
臣奴三口卿亦於本州地面給閑曠田十結仍加完恤○賜元
子諱曰暉○戊子慶尚道觀察使元孝然全羅道觀察使李石
亨江原道觀察使金光粹辭 上引見曰當今民生艱苦盡心
撫恤凡不急之務一切停罷以便於民○下教曰予以眇末承
土王付畀之重托于一國臣民之上德既不明闇於為理夫以
一人之視聽萬機至繁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宜博採衆言
以補不逮其令中外文武百寮下至民庶於寡人之闕遺生民
之弊瘼時政得失法度臧否凡可以有補於新政者各以所見
實封上聞毋拘諱忌毋嫌切直盡陳無隱以副予願治之心言
有可採予則嘉納雖或不中亦不加罪惟爾議政府體予至恤
曉諭中外○己丑持平安重厚將本府議啟曰臣等聞特賜浪

伊升巨土田及奴婢五口臣等以為奴婢非土田之例今若賜之後必援例希望不得則生怨况 祖宗所無之事乎傳曰待夷之道豈計國之有弊乎重厚更啓曰 祖宗待夷之道不過厚俸祿給助丁而已未聞賜奴婢請收成命傳曰待夷之道當隨時適宜不必援例重厚啓曰奴婢五口太多請減數傳曰向化人若有愈於本人者雖增給未為害若不及而希望則豈特不給罪之亦可○傳旨吏曹曰典醫監生徒雖不出身既以權知稱號依濟生院惠民局權知例加資○庚寅傳于承政院曰欲令元子往拜外祖父墳何如政院啓曰道途險隘不宜親往傳曰 世宗亦嘗幸古東州况元子雖遇險路步行何害只慮有弊耳即議于政府鄭麟趾李思哲李季隣鄭昌孫姜孟卿議曰古者皇太子無謁外親之禮安可以國儲而輕為舉動且其地厲氣滋熾不宜經宿道途供費亦豈無弊停之為可韓確曰今上新登寶位元子往拜外親之墓固無不可往還之弊特小事耳傳曰其令尹士昫代之○承政院啓曰八月初三日乃 聖

節也今在即位之初賀禮不可廢但本日親祀社稷齋戒不
宜舉樂處之將何如傳曰祭廟社重事不可進退賀禮日陳
樂而不作可也○辛卯左叅贊姜孟卿啓曰前日命本府議請
遣子弟入學日本通信使發遣及深處倭船定數等事鄭麟趾
李思哲鄭昌孫議曰子弟入學世宗朝既未得准請今朝廷
凡事一依前規請之恐不允縱使得請須期以十餘年乃可成
功又寓他國弊亦不貲停之為可韓確李季隣曰雖未得請我
國慕義之誠朝廷必嘉之幸而得請我國之幸豈可預料而不
請乎通信使發遣則僉曰雖有舊例自來通信稀而回禮多今
上新登寶位彼必聞而來賀至是回禮未晚也深處倭船定
數誠如上教傳曰子弟入學雖未得請行當奏聞通信使
姑停之倭船其定數以啓○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即位之初別
試取士請從舊例從之○壬辰司憲府啓曰古人云東方未
明又云坐以待朝殿下以日出後五刻受常叅視事是不欲
以早起煩大臣但常叅官叅罷退食而復就仕往來移時豈無

弊事請依舊視朝 傳曰法必欲久行常然太早老倦之主所
不能怠惰之主所不敢量其可傳後世者定之耳○傳旨禮曹曰
使臣宴享外進上綵花株用黃銅○癸巳 御勤政殿冊尹氏
為王妃其教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爰主厥配以資陰教咨爾
尹氏名門淑德結髮為耦餘二十年于茲主饋宜家罔或有愆
今予叨為一國臣民之主爾既儷體名位不可不正肆冊封為王
妃庶幾毋忘前日終始一德用刑于家邦敬之哉冊曰天地定
位萬物以生君后合德萬化乃成立元妃所以佐內治宣陰教
也咨爾尹氏名家世族令德來嬪以勤以儉率禮不愆自予潛
邸之初式至今休孝順之蹟國人所知宜正位號以表儀中壺
爰遣領議政鄭麟趾中樞院使朴仲林授爾冊寶立為王妃噫
上承 宗廟下原風化其履中體順永惟終始共享我國家用
保我子孫敬之哉 中宮進箋謝其箋曰寶冊揚輝聿嚴禋禮
椒房忝位祗荷寵光拜命以還省躬罔措伏念德慙太似行愧
長孫早克媿嬪之嬪惟知主饋曾之塗山之助匪曰宜家何期龍

御之初謬蒙鴻禘之賜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明哲作則睿知
有臨謂乾元必資於坤元而外治實繇於內治遂令陋質獲紆
殊榮謹當心惟靜專思效關雎之淑女道存警戒願追雞鳴之
賢妃 上受百官賀諸道亦進箋賀 上御慶會樓設宴宗親
駟馬政府六曹承旨等侍中官宴諸公主翁主內外命婦於
內殿○甲午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文起曰今見卿移兵曹牒
具悉事意無澄介照良哈所應哈時具等居國家近境如有所
欲來請可也今發怨言以侵侮邊邑恐赫邊將至以木契上達
其橫逆莫甚固當聲罪懲惡然往來之言不可盡信無澄介等
招致覈問如或不來今可信人往問得其情由以啓若猶執迷
不遜終當不赦無澄介等有欲上京者當許自新館待上送諸
種野人酋長欲上京者亦皆上送○高黼母死命賻米豆并二
十石紙三十卷布十匹并給棺槨又命承政院馳書于伴送使
黃致身曰高黼母本月十九日死卿知此意勿使黼知之若知
而問焉則當曰 殿下已給棺槨優賻米豆布物令有司厚備

殞葬之具若問何不報我當荅曰以大人未復 帝命不敢以
凶事事告故欲待大人復命後移柩耳○慶尚道觀察使奉書
于承政院以啓曰慶州永川蔚山等邑自今月七日至十日本
風大雨或平地成川田禾大損樹木亦拔人家漂沒至有死者○
以鄭顯祖為河城尉領議政鄭麟趾為世子師右議政李思哲世
子傳右贊成鄭昌孫世子左賓客左參贊姜孟卿世子右賓客
兵曹判書李季甸世子貳師朴仲林中樞院使知中樞院事安
止知經筵事藝文提學盧叔全吏曹參判權擘並同知經筵事
禮曹參判河緯地世子左副賓客司憲府大司憲崔恒世子右
副賓客朴興藝僉知中樞院事○日本國源高源永對馬州宗
成職宗盛弘宗虎熊瓦各遣使來獻土物○乙未右參贊黃守
身進慶尚道地圖及熊川縣圖仍啓曰臣為觀察使親見熊川
及薺浦其恒居倭人與我民因販魚鹽互相來往至以酒肉相
饋遺狃於尋常變故易生當須預防且本道之俗惟務農業不
事弓矢雖名隸軍伍解射者百無一二况平民乎今薺浦見

在倭人戶九十二口四百十六除老弱外壯勇者一百十四諸
處使送留浦者二千十一興販者亦多計賊虜數千常在我境
脫有不虞水陸並起則以我寡弱之卒各自受敵勢不相當可
爲寒心頃再下 教旨禁私商然倭人所居四無關防或暮夜
潛相買賣者不可勝數近日至賫銀器潛行發賣姦貪之徒不
顧大體務成所欲至或漏洩國事不可不慮請自倭所居北岡西
至萬戶營前東至熊浦築城子又於水茂處設柵仍立關門令
熊川軍士二三十人把截夜關晝開以節出入 傳曰予方欲
觀本國地圖今見此圖甚好熊川築城之策亦甚佳遂 御思
政殿引見守身及都承旨申叔舟右承旨具致寬議築城○分
遣議政府知印于慶尚江原道就審水災○諭全羅道觀察使
李石亨曰慶尚道自今月七日至十日大風以雨禾穀損傷
道內若有如此之災及時審訪以啓○諭平安道觀察使奇度
曰茂昌間延居民一千五百餘口今徙龜城草莽之地念北土
早寒調護失宜必至凍餒茲遣副正金瑋本邑倅朴興藝并授

事目卿體此意與之同心布置務要安集毋使一人失所以副
予意并諭都節制使事目一龜城傍近諸邑居民量數抄定多
收芻芟及苫蓋草且擇可居之地預築土宇待間延茂昌兩邑
人來隨即給付當徙民時兩邑守令與差使負一一管押憑考
戶籍交付龜城郡事其不用心管押或致逃亡或飢死者治罪
一茂昌間延人民有牛馬者不過什之一二今年所收及舊蓄
雜穀林但不堪移於龜城雖至慈城道路險阻經四五日乃達
若使自輸則移徙必不及時聽納所在邑倉而令江界慈城之
民移輸其邑用龜城傍近諸邑倉穀准數給之一龜城降邑義
倉之儲不足且無私糶之處新徙人民生理甚艱姑令觀察使
并軍資雜穀量數分給後啓聞一年麥若早穀非正田不宜耕
種新徙之民初無正田只種晚穀自夏徂秋救荒為難就元居
人裏正田多者量宜折付客戶其正田之價用陳荒田地准計
折給待客戶墾治既熟其正田并還本主一新徙之民畜牛者
少開墾為難用本道及黃海道牧場馬一百五十匹與牛先給

殘戶勸耕一凡奉使人負及本道觀察使節制使差使負一應
公家支供者限新徙人民阜盛令龜州合排站支待本郡不與
一龜城郡事安集布置事件觀察使隨即具錄啓達勿使阻滯
○以金文起為工曹判書李邊中樞院使成勝同知中樞院事
金末行僉知中樞院事李禮長兵曹叅議韓終孫兼知兵曹事
楊汀咸吉道都節制使○賻同知敦寧府事盧物載妻沈氏米
豆并四十石紙一百卷并給棺槨沈氏 昭憲王后妹也○傳
于禮曹承政院集賢殿曰今後經筵輪對承旨入叅啓事經筵
官則講罷先出輪對負則啓事畢先出○傳旨刑曹曰前屬翊
衛司奴婢並還屬本司又以籍沒奴婢京居者十五口增給○
幼學元達貞等五十二人上言臣等師司勇金懼知訓誨童蒙進
士禹填生負金汝固武舉許亨孫皆出其門乞依劉思德例褒
獎 命加一級○丙甲以魯山生辰 命領議政府事鄭麟趾兼
判禮曹事姜孟卿進衣樹鞍馬 上將率百官賀魯山以顯
德王后忌曷齋戒停之○賜平安道龜城敬差官金瑋狐裘一

額○尚衣院請銀造東宮硯爐硯滴 傳于承政院曰教子弟
當先儉德 文宗在宮亦嘗用之然 文宗至德不可尚已後
嗣子孫生長宮中易生侈肆豈宜復以奢導之昔唐玄宗作銅
硯爐以天下之富尚如此况其他乎予舉此一端戒之自今似
此等事勿啓○鐵原府使安自立上言本府及安峽舊屬京畿
民間不用布祀神自移隸江原以來例收稅布安峽則已許蠲
免而府獨如舊請并蠲免 從之○禮曹啓改定親祭社稷儀
註一前儀出宮還宮節內有乘輅降輅今依新定儀改乘輦降
輦一前儀飲福後再拜今依辛未年受教改四拜一前儀社稷
合為一壇今依壬子年兩壇別設後攝事儀兩壇升降節次改
錄一前儀參神四拜樂八成後四拜行奠幣禮今詳享 宗廟
樂九成後無四拜行奠幣禮諸司職掌郊祀儀皇帝至御位典
儀唱瘞毛血迎神奏樂樂止四拜典儀唱奠玉幣禮祭 社稷
山川儀同今依本朝享 宗廟及諸司職掌除樂八成後四拜
從之○丁酉兼判禮曹事姜孟卿參判河緯地參議洪允成

等接見倭護軍藤九郎曰我等皆新任本曹未知九州土地大小及部落之數欲聞之汝効力我國久矣幸詳言之且欲有所言則勿諱仇郎曰願納銅鐵於官受綿布耳吾受護軍職國恩至重敢不悉陳慶尚道諸浦船夫雜徭繁重常不在船上甚為不可令恒在船上嚴戒守備則倭人自懾矣孟卿曰宗像社務氏經往牟通信今宗像朝臣氏正遣使來此其子孫乎仇郎曰宗像殿但一朝臣氏正統之孫也孟卿曰然則社務氏朝臣氏何異乎仇郎曰云社務氏者主祀城隍故稱社務氏孟卿曰土地軍兵何如仇郎曰土地不廣兵則可出萬人孟卿曰聞有宗金者富居何如人也仇郎曰富人也有子孫否仇郎曰富人也有子孫年前八月物故宗金之言曰吾子三人皆謁朝鮮國獨末子未謁將傳圖書於末子往謁朝鮮面囑而死日本國王賜御書於宗金故到處皆厚接昔日大内小二殿相戰時他富人未免兵禍宗金得脫孟卿曰一歧島内誰強大乎仇郎曰一歧小島也孟卿曰志佐何等人仇郎曰一歧太守也居肥州上松浦使真弓為代

官守此地孟卿曰關西道何地乎聞源教直為都元帥然否仇
郎曰此人年纔過三十古國王兄直孫統察九州軍兵國王文
書皆從此發落雖大內殿亦趨仰且兼倉殿在關東與教直一
體分治東西孟卿曰源持直與源教直族親乎大小何如仇郎
曰非族親教直如慶尚道觀察使持直如慶州府尹大小固不
侔孟卿曰志佐與持直何如仇郎曰志佐不如持直持直出一
萬一千兵志佐不過五六百餘兵孟卿曰持直與藤熙又何如
仇郎曰似一樣而藤熙久在山郡無糧儲不如持直孟卿曰前
聞呼子鹽津周布和兼與源教直一樣也果如汝言則呼子等
不如也仇郎曰不及遠矣孟卿曰真弓與呼子鹽津周布和兼
何如仇郎曰真弓雖執權乃志佐代官不如呼子鹽津周布和
兼之獨擅也孟卿曰源納何如人仇郎曰兵強者也與呼子相
等孟卿曰五島宇久守何如仇郎曰雖小既掌五島與志佐相
等孟卿曰多多郎朝臣何如仇郎曰大內兄也寓居大友殿地
兼治其半孟卿曰丹後太守源盛何如仇郎曰與志佐同等

人也出五百餘兵孟卿曰源德義永牧山源實何如人仇郎曰源德義永則不知牧山源實呼子代官一歧島內富居人也然無軍兵孟卿曰小二殿居何處仇郎曰寓居肥前州平戶殿雖失土人民則不失孟卿曰近聞小二殿與大內相戰然乎仇郎曰未知其細但國王命小二殿復還舊土然亦未詳其還否又曰昔日李藝當大內小二殿相戰時奉使日本以朝鮮奉使人勿犯護送况今時則諸島至誠納款雖有奉使日本者豈有抗衡者乎孟卿曰我國待諸島無異一家且如汝輩効力無貳真無此虞仇郎曰歲癸亥賊倭推刷時我為鄉導九州等處多所捕獲孟卿曰汝必以為我輩新官不知汝有此功而言也然豈不知仇郎曰兩國永好邊警不起為上孟卿曰我國家待之之道終始何異但在汝等誠否耳吾意以為對馬島衣麻飲食專仰我國而生絕無違逆之事若小有違逆則己亥之征已有明鑑仇郎曰然孟卿曰我國兵船空虛事言之喜喜然國家備邊之策非一端不至踈虞其間方略不可枚舉仇郎叩頭而出○

黃海道瑞興人敦勇校尉尹光年百歲慶尚道東萊縣淑人李氏年一百六歲本道觀察使各具惠養物件以啓○議政府據戶曹呈啓今當禾穀發穗之時風雨不調明年救荒不可不慮請令諸道觀察使考察儲備一救荒可用如橡栗山蓼苦蕒等物趁時採取倍前準備無知之民要免罪責或用千金木葉之類苟充課數徒致騷擾其不緊雜物勿令準備一蕪菁根爛蒸菴醬以為救荒之備一如黃角青角石脉牛毛海紅等可食海菜葦當番船軍採取曬乾儲備一八月葛葉未落時採葛曝乾藏貯冬節爛烹喂養牛馬一無知之民不節用徃徃秋稼纔收費之已盡者有之並令考察一救荒未盡條件令諸道觀察使就審農事盡情布置預先開具以聞○戊戌 傳旨戶曹曰閭延茂昌虞芮人民免今年田租○以籍沒楊氏家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己亥 御勤政殿冊元子暉為王世子韓氏為王世子嬪其封世子教曰自昔聖王咸建儲貳蓋將托神器奉宗祧也是以易垂重離之象禮著元良之德咨爾元子暉身為

嫡嗣合居春宮肆命爾為王世子爾其力學不怠勉行三善庶
幾撫軍監國永固丕基可不慎哉冊曰王者受命必建儲嗣所
以重宗廟社稷也咨爾元子暉地居嫡冢宗統攸歸是用冊
爾為王世子噫爾其服茲寵命思主器之不易惟正人是近惟
敬德是懋豈不為宗社之慶也其封嬪教曰世子國本宜有
賢配以共承宗社之重咨爾韓氏元勲茂族禮義名家蚤配
冢嗣柔順溫惠茲屬春宮之建庸正爾位號命為王世子嬪其
光膺寵命益懋徽猷敬哉冊曰建儲副所以固邦本正配匹所
以重人倫也咨爾韓氏生從勲闕蚤歸我家今冊封東宮宜正
爾位號爰命為王世子嬪爾其祗服寵命益懋徽範夙夜無違
永綏福履敬哉百官及諸道進箋賀頒赦教曰王者受命必先
立配以資內治建儲以承宗祀予以寡德叨承丕緒念惟付
托之重恐不克負荷夙夜于懷乃於景泰六年七月二十日立
尹氏為王妃二十六日立元子暉為王世子韓氏為王世子嬪
授以冊寶以正名分以端國本屬茲盛舉宣布寬條自景泰六

年七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
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殺殺人但
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
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立配建儲既行慶於家國赦
過宥罪用均福於黎元 御慶會樓下設宴世子及宗親駙馬

政府六曹承旨等待○諭平安道都觀察使奇處都節制使李

昇平曰道內沁江諸鎮居民每年春夏布野秋冬入保未得恒

居一處緣此芻芟土宇禦寒之備虛踈農牛戰馬多至羸斃予

甚慮焉卿其曲畫布置及草未枯多收委積沍寒前堅築土宇

務要人物不至於飢凍損傷○庚子 上問安于魯山設酌宗

親寧海君以上兵曹判書李季甸承旨等待樂奏 上命季甸

起舞極歡而罷遂幸永膺大君琰第設小酌有頃還宮○龜城

郡事朴興藝辭 上引見曰朝廷皆以汝為賢予不更言往治

之事汝就乃邑便宜布置因 賜狐裘一領貂皮冠耳掩各一

事襦衣一襲并賜弓箭○書筵啓請王世子講書時書筵官二

臺諫各一負進講 從之○辛丑司憲府啓曰知兵曹事韓終孫金漸外孫也以賊吏之孫為政曹堂上未可 傳曰終孫子所擢用者且古人云立賢無方可知此意○壬寅 傳于承政院曰今後 社稷宗廟文昭殿及各陵親行祭散齋致齋日並停經筵輪對常參視事若攝行及中祀以下有齋戒各祭唯致齋日停之 先王先后國忌則致齋及行祭日皆停之○都承旨申叔舟啓曰臣聞司憲府請改韓終孫職不勝惶懼臣徒以其人可稱是職忘其世累以啓此實臣罪請改正兼判吏曹事鄭昌孫緣議魚孝瞻等亦待罪 御書示之曰賊吏之子孫不得入政曹乎予謂黎牛之子用於山川有何妨乎若無成法則自今通之若何罪不相及聖人之制也其詳議以啓昌孫等啓曰賊吏親孫不得受東班職本人雖非親孫用於諸曹且不可况政曹乎 世宗朝雖有小疵不許入六曹大抵賊吏之後不叙東班者欲使人人為子孫勵名節也以祖父之累延及子孫雖若可憐然不如是則無恥之徒無所不至是法豈可廢乎

傳旨之辭雖聖人義意然不如是不能維持世教 傳曰法果
如是改正可也○世子行師傳相見禮于資善堂遂謁 宗廟
詣昌德宮謁魯山○癸卯日本國石見州藤原周布和兼遣使
來獻土物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一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二

八月甲辰朔 傳于承政院曰三公不親細務六卿分職以治

古制也自今六曹公事直啓何如政院啓曰允當○乙巳傳于

承政院曰祭社稷之日大門內勿設步席○議政府據禮曹

呈 啓按社稷親祭儀禮儀使導 殿下詣版位啓請四拜請

行享軒架作順安之樂烈文之舞作八成而止參詳正統六年

正月日僉知中樞院事朴堧建議 宗廟親享之日降神之樂

權減九成為三成四宮不備變數有欠似為未穩唐太宗時詔

太常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宮架每祭奏降神四曲送神一曲今

宗廟降神之樂若減九成則乞倣唐制四宮各一成為四成當

時用其議請依此今 社稷親祭樂八成亦權減為四成 從

之○丙午 上以冕服率王世子及百官行聖節賀禮樂懸而不

作以 社稷祭齋戒也○禮曹啓曰 世宗朝新定儀內除 聖

節正朝冬至外凡賀禮世子不參今親祀 社稷後百官賀禮

世子當何如 傳曰世子宜慣禮度凡賀禮參之為可○日本

世宗實錄卷第二

國五島字久守源勝肥前州丹後太守源盛各遣使來獻土物
○戊申 親祀 社稷還宮命除百官賀禮頒赦中外 教曰
予以寡昧叨纘丕緒夙夜兢惕以奉承上下神祇既躬裸 大
廟以伸孝思於 景泰六年八月初五日親祭 社稷啟禮告成
顧禋祀之徧舉荷天休之滋至宜與臣民以同大慶自景泰六
年八月初五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毆罵祖
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
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
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永言配命克盡昭事之心一視
同仁誕布寬大之澤○賜領議政鄭麟趾鞍具馬左叅贊姜孟
卿判書李季甸叅判權自慎權擊馬各一匹都承旨申叔舟左
承旨朴元亨右承旨具致寬左副承旨韓明澮右副承旨成三
問同副承旨曹錫文叅議李禮長副提學金禮蒙判通禮門事
金恕表裏各一匹傳旨吏曹曰諸執事通訓以下各加一資成
衆官年五十以上者從自願散官職加資○傳旨戶曹曰自景泰

年八月五日以前公處逋欠耗損一應推徵之物並皆蠲免○
御經筵講通鑑續編節要至宋太祖怒叱雷德讓曰鼎鑄尚有
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
右曳出黜為商州司戶 上謂侍讀官洪應曰太祖此事何如
應對曰凡有罪者宜付有司治之德讓雖有罪親引斧折齒臣
恐不可 上曰何言不可太祖二十年間能剛斷者唯此而已
○己酉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咸吉道都節制使軍務最繁非他
道比都鎮撫一人不堪獨治請復立經歷都事隨品差遣 從
之○忠清道觀察使啓當道今年方農月久旱禾稼不登沿海
諸邑傷農尤甚其備荒之物已令預備除弊條件逐一具錄以
聞一諸浦當番船軍營鎮守城軍防牌留防軍限來年麥熟分
二番鄉校生徒分三番一營鎮月課軍器造作諸邑所截舊軍
器修補及船軍圓牌成籍諸邑軍士草案成籍沙鐵採鍊等項
事為限來年秋成停罷一如諸司史典諸負補充軍都府外杖
首螺匠喝道皂隸所由選上奴婢一應上京任使者內年分下

下地面住居者放遣侍衛牌內年分下中地面住居者勿令番
上一委救荒一諸司上納貢物計用度量減一除盜殺人及係
關風俗外不緊雜訟一切停罷一今年租稅並以皮穀收納州
倉補來年種子一發軍資陳黃豆七八百石用諸浦所糞鹽合
替救荒一諸處幹事僧人代納貢物之價姑勿收斂以待稔歲
上命軍士校生等分番圓牌草案成籍停罷及合替等事並依
啓本施行軍器只修舊物月課造作並他道悉停沙鐵則成吉
道外皆停之代納物價可於來年秋成收斂餘勿舉行○庚戌
諭咸吉平安道觀察使曰都節制使營及諸鎮諸邑軍器之數
開寫啓達且月課軍器今年雖不造作亦足於用否商度以啓
○傳旨議政府曰上王幼冲凡所措置悉委大臣擬議施行今
予受命繼統軍國庶務並皆聽斷悉復 祖宗之舊自今刑曹
死囚外凡厥庶務六曹各以其職直啓○司憲府啓曰瑜既移
近地 上恩至矣正宜杜門改過自新今聞交通外人罔有悛
心謹 殿下斷以大義置之重典且金若晦之祖文鉉在前朝

得弒父與兄之罪今以若晦為咸吉道採訪別監請改正傳
曰瑜事不可聽也若晦事予當酌量○司諫院啓曰鄭悰以公
主病命放還臣等以為公主病愈則必還配所今病已痊仍
在京城不可且所犯至重只令付處猶不可况在京乎金若晦
弒逆之裔不宜奉使于外傳曰予當商度○諭八道觀察使
曰尊養高年為政所先我朝敬老養老之法具在令甲至為纖
悉而有司視為文具不施實惠甚違立法本意夫四境之遠豈
予所能一一親見卿知此意令所在守令依六典及累降教條
盡心惠養務要誠實一如吾親臨毋或少忽并諭開城府留守
○設社稷祭飲福宴于思政殿宗親寧海君以上諸宰相承旨
等待命奏新曲詞曰籩豆有踐黍稷惟馨來燕來寧享于克
誠神具醉止降福穰穰於千萬年惠我無疆是宴饒慰咸吉道
都節制使楊汀仍賜黑草笠網巾貂冠耳掩段子衣大紅絲帶白
玉釵條環具紫絲帶鍍金邊沈香帶靴子護膝弓矢刀劍○諭
平安道觀察使曰今見卿啓救恤龜城新徙人民等事具悉卿

意新徙者固當安集舊居者亦不可侵擾失業鄉其隨宜務使
兩便○傳旨刑曹曰予為都統使時凡申訴者例付該司分捕
故今愚民多於駕前濫訴舊制冤抑未伸者許擊鼓自訴其突
入駕前者勿問所訟論以違令宜自今駕前申呈者一依舊制
施行○議政府據刑曹呈啓慶尚道咸安郡吏李節辱其邑守
陵上之風漸不可長雖經赦宥不可不懲請全家永屬平安道
博川以北驛吏從之○傳旨刑曹放牛峯付慶金慶長光州文
松壽長淵楊赫鳳山崔自閏咸昌安置琴以詠鹽浦充軍方仲
信○傳旨吏兵曹曰還給金得金士文朴興生任孝稱金有敦
蘇坡羅有紳鄭肅李從實張仲孝金若老金埵李天老崔霑劉
忱文穆李思文崔津孫功孫璟徐彞金定康好德趙篆宋臣郊
李糾金處良朴崇敬金初李彥孫孝生李依剛李林庚實任仲
文賢寶羅得明李致陽尹芝李乙仲金貴和張龍鳳金卿李生
裴芸宋逸韓有信李永楨李連孫朴旅尹孝祥朴悌誠朴如晃
李仁堅孫繼祖宋思忠金自海金至剛金尚蕪朴玉汝朴彬尹

崇老金自剛李宗敏吳孝夏田壽山全順之池得祥沈九岡尹
崇智鄧繼孫田碩德仁海洪自根李思達李承實陳孝誠金貴
孫金石岡金孟寶李蕃金思義柳孝聯朴嶸金慶長文松壽宋
仁昌田桐生李筮從崔昕裴善辛信僧乃雄允濟信寬海香信
性海聰性乳等告身○辛亥上與魯山韋箭串觀獵謝恩使花
川尉權恭回自大明復命于駕前恭奏聞見事件曰五月三十
日到廣寧有被虜唐人金亮孫剛等自也先地面逃來令通事
朴枝問也先安在荅曰也先去年八月被阿剌知院殺死車馬
玉帛盡為知院搶去其年十一月知院亦被也先部下孛羅平
章殺害自相攻伐無有統屬又問被虜年月荅曰正統皇帝被
虜時隨從又問逃來日月荅云今纔十餘日矣七月二十二日
還到廣寧揔兵官曹義與通事朴枝言曰喜聞 殿下新登寶
位未敢禮賀伏冀勿謫須將此意達于 殿下又曰野人李萬
住要結三衛達子假稱也先兵馬橫行作賊也先有人已曾殺
死那裏有也先爾當啓殿下慎固防禦如有犯邊隨即殺之○

壬子持平安重厚將本府議啓曰瑜罪重罰輕古今天下安有
罪惡如此而不置重典者乎且金文起女子李蕃妻曾奸林重
敬事覺被劾今授文起工曹判書以不能齊家之人列於六卿
不可 傳曰都節制使與工曹判書職秩一般文起既為節制
使何妨於判書况其女子失行又在文起在外之時雖堯舜不
能化其子則文起不足咎也且其守邊之勞不可不報瑜事亦
不可聽重厚曰瑜以宗室至親身犯大逆古亦罕聞且文起當
其時為刑曹參判以女子事避嫌矣不之知若不并坐家長後
無懲艾 殿下既勞文起又以臣等之言改正則文起感息而
知懼矣 傳曰勿更啓○御思政殿兵曹判書李季甸參判洪
達孫參議李禮長戶曹判書李仁孫參判權自慎刑曹判書權
瑄參議尹士昉禮曹參判河緯地吏曹參議魚孝瞻工曹參議
朴靖啓曰臣等伏覩 傳旨六曹各以其職直啓施行臣等意
謂我朝自 太祖開國事無大小悉令政府擬議以啓至甲午
年 太宗罷之 世宗朝復立以至於今請仍舊召承旨朴元

亨傳于季甸等曰古者三公論道經邦六卿分職予遵此為之卿
等於六曹若不堪任辭避可矣季甸無辭以對顧緯地曰上
教如此將何以啓緯地啓曰周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
化六卿分職三公三孤雖不與事冢宰實兼治之臣願從周制
傳曰如此迂闊之言誰唱之季甸惶懼啓曰緯地與臣言之
即 召季甸等入 上命緯地免冠謂曰聽於冢宰君薨之制
也汝以我為薨耶且以予為幼冲不能裁決庶務遂使權移於
下乎命衛率杖之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啓曰緯地罪雖重然人君
於臣下不必如是請付諸有司 上使元亨捽髮曳出囚義禁
府 傳旨曰河緯地阿附大臣比予幼冲妄引故事自矜賢良
國家庶務欲悉委政府其推鞫以啓仍 命元亨及鈴川尉尹
師路往訊之謂季甸等曰卿等以緯地為賢良局於度內可乎
召舍人曹孝門 傳于堂上曰不令卿等署事非以奪權也
毋嫌緯地則明日當置極刑其知之遂 傳旨義禁府曰本月
十日斬河緯地於朝市以戒後來懷二心者宗親等請赦緯地

之罪 上還收傳旨 召洪達孫曰子當親問緯地汝往率來
達孫率緯地至 命還囚鞫問曹孝門將堂上言啓曰 傳旨
謂緯地阿附大臣臣等皇恐無地夜三鼓少義禁府率緯地來
待四鼓命還下獄即日畢推以啓史臣李承召曰夫人之言光
明俊偉其始聽也若可喜而究其實則與時背馳終不可用者
多矣緯地之言責任三公者是矣而欲行於 世祖之初則有
不然者也嘗魯山之時倒持大阿授諸姦臣人主不得而搖手
百官不假於承命頤指氣使莫敢誰何知有政府而不知有君
之日久矣 世祖即位深懲其弊首罷政府署事之法使爵祿
廢置生殺予奪之權皆歸於人主然後君臣之分定而上下之
情安矣此 世祖因勢乘機救時之大權豈區區淺見所能則
哉不然則以 世祖高明之學洞照今古興替之由夫豈不知
三公之可任歟昔漢光武不任三公以事者亦承王莽之亂而
不得不有所更張耳其曰政歸臺閣則非光武之罪繼之者不
能善其後矣嗚呼不知者必以予言為因噎廢食之論然當其

壹也必先治其噎而後食可食也若或噎之不治而務進其食則予恐其噎之益甚而終至於顛覆也○遣通事洪綏管押被虜逃來唐人王信等男婦叁拾肆名解赴遼東○癸丑成吉道都節制使楊汀都事康孝文等辭 上引見于思政殿賜孝文狐裘一領毛冠耳掩弓箭等物遂以事目付汀一骨看兀狄哈內可備宿衛者棟選上送一造山口子鹿屯島農民布野疇骨看等乘舩潛入搶掠可慮密諭鎮將及萬戶嚴加備禦一都節制使本營移鏡城便否磨鍊啓聞一唐人中或根脚不明或女真婚嫁所生者雖欲出來勿啓稟還送一六鎮侍衛子弟須於巨族裏擇送一六鎮下番甲士到宿增給便否磨鍊以啓○宗親寧海君以上鈴川尉尹師路青城尉沈安義班城尉姜子順等進豐呈 上御思政殿受之賜酒樂于承政院○左正言李崇元將本院議啓曰瑜身犯大罪只配朔寧猶為太輕又移廣州上恩至重所當改心易慮今聞私通雜人不少戒懼請置於法其一時犯罪之徒亦按律科斷且鄭宗本以公主病上來病愈

猶在京都亦為不可請還於外且高山安置朴堧上言請歸葬
亡妻于舊鄉而許之臣等意為所在豈無葬地竊恐諸緣坐者
據此蜂起苟望 上恩傳曰瑜處往來人已畫其數自外有出
入者則此其邑守不能防制之過也然未知雜人謂誰其明言
之崇元啓曰姓名則未能的知或稱伴倘或稱奴僕數外之人
頗多被身犯大惡不曾懲戒請正典刑 傳曰瑜非身犯大逆
廣州付處猶為過矣伴倘奴僕出入主家何害鄭悰事于方商
量朴堧事當從爾言○義禁府鞫河緯地以啓 命名緯地傳
于承旨等曰緯地之事非止今日向者予為領議政方盡忠輔國
緯地謂予曰願領相 文宗子子孫孫盡心輔之此雖醉中之
言實是疑我也且 文宗朝予與緯地撰兵要訖所與共事者
予啓請增秩緯地獨辭此亦非也今又罪在不赦然此人素有
正直之名予欲聞過失故特從寬典仍使承旨教緯地曰毋以
今日之故不言予之闕失但如此事勿復更言汝學術不正宜
速改之仍 命就職○甲寅檢詳李孝長將堂上議啓曰金若

晦已於文宗朝熟議許臺諫外叙用今差採訪別監無妨○乙卯 命義禁府移配鄭悰于水原以宗親駙馬臺諫屢請也○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廣州牧使曰外人不無出入瑜處者其嚴加防禁○持平安重厚將本府議啓曰前日請罷韓終孫知兵曹事已蒙允可今命就職臣等缺望且朴崇敬曾坐不孝之罪朴旅曾為奉常判官奸本寺之婢嘗備內人者李永楨為刑曹佐郎通於訟女至如金慶長文松壽身犯賊污皆不可復齒朝列今皆命還告身請收是命傳曰慶長松壽等事當議于政府崇敬朴旅等事予未詳知其罪當改正終孫事初欲改正然如趙瑾鄭守忠皆通仕路獨於終孫何恠永楨其時既已罪之告身豈終不可給乎重厚更啓曰終孫非瑾之比瑾父末生受賂於人終孫外祖金漸監臨自盜其事固不同也 傳曰兩人之罪雖不同其貪心一也是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且瑾乃末生親子終孫乃外孫也有何妨乎○命集賢殿直提學梁誠之撰地理誌并畫地圖○丙辰諭京畿觀察使曰鄭悰敬惠公主

及帶率奴婢月給糧料隨宜給與酒肉饌具公主若欲往來京
中并奴婢供饋○御札下教曰予以否德叨承大業夙夜祗畏
思所以副上王付托之重非我股肱諸臣益補不逮則莫能也
念惟股肱諸臣佐翼捍衛共濟艱難之功何得而忘之頃者當
國家之否運 宗社幾乎不振予幸蒙天之力靖國大難致世
清平上王以予有微功委之輔政兼任將相功高權重為世所
忌姦臣餘黨潛懷報復之計禍將不測桂陽君璿鈴川尉尹師
路申叔舟權擊韓明澮及政府六曹一時同寮者共相佐翼勸
我除凶罪人伏辜焉不然則宗社安危未可知也予之化家為
國得有今日誰之力也自古受命之主固非人力所致未有遠
古符己先定然以事以業考之則豈獨天之力乎顧念深功曰
篤不忘惟爾政府速舉策勳之典以表同舟之意○戶曹啓虞
芮之民新徙江界畜牛者少耕墾可慮請以平安黃海道牧場
馬換牛分與民且擇出舊居富戶正田就於新徙人內先給殘
戶許限三年耕作還與本主其正田價以可耕荒閑地准計

給付 從之○書筵啓請每月一度會講從之○日本國藤
原教賴呼子源高對馬州宗貞國宗盛弘各遣使來獻土物○
丁巳 傳旨吏兵曹還給盧弘金南浩安守約李秀宋明生崔
雲卿柳仲昌金用德李閔生韓末生李原富朴根生車得祥姜
乙生李陽權金侃孫孫興道朴敬金仲孫黃壽山李順老金仁
敬金迪李挺生尹莘富金良貴金黃李連張湜韓瑚山金用錘
金仲源車寶禮金興道柳垠朴秀良俞二童金敬敦車自仁鄭
允恪尹自禮金致柳衍金升老鄭胄裴裕陶以臣李龜龍李恭
孫金智老李得李希金敬信吳幹鄭春祐等告身○戊午司諫
院啓曰臣等前日請瑜及鄭棕之罪今聞瑜處只禁外人出入
鄭棕帶孛奴婢並饋公廩罪重罰輕請按律科斷 傳曰予方
商度但公廩不可廢也○傳旨義禁府曰瑜及瓔玦瓊鄭棕配
所外人多汎濫出入論請者衆瑜鄭棕各奴婢並二十口瓔玦
瓊各奴婢并十口各其在邑農舍田土奴婢及京外財產外
家舍田土奴婢並沒官仍 傳旨戶曹曰瑜瓔玦瓊鄭棕京外

財產緣奴婢沒官盜用可慮京中主掌官及所在邑守令委人
看守勿致遺失啓聞還給○己未上幸昌德宮謁魯山開
國定社佐命靖難四功臣等進盟簇于上及魯山上命分
賜功臣等仍設宴王世子及讓寧大尹禔孝寧大君補永膺
大君琰敬寧君排誠寧君裊益寧君衫桂陽君增密城君琛翼
峴君璫寧海君瑋領議政鄭麟趾左議政韓確右議政李思哲
雲城府院君朴從憲延昌尉安孟駢烏山君澍鈴川尉尹師路
坡平尉尹巖花川尉權恭判敦寧府事宋珖壽青城尉沈安義
判中樞院事趙惠兵曹判書李季旬河城尉鄭顯祖行上護軍
南景祐吏曹判書朴仲孫中樞院副使趙瑞安朴董刑曹判書
權躡判內侍府事田昉大司憲崔恒兵曹參判洪達孫雞林君
李興商慶昌府尹洪元用吏曹參判權學行僉知中樞院事金
旣行僉知敦寧府事金幹松峴正堅信都承旨申叔舟左承旨
朴元亨右承旨具致寬左副承旨韓明澮右副承旨成三問同副
承旨曹錫文前承旨咸禹治兵曹參議李禮長刑曹參議尹

士昫禮曹參議洪允成僉知中樞院事奉石柱康袞上護軍柳
淑柳泗洪純老行少尹權軀大護軍安慶孫副典蠶薛繼祖副
知通禮門事柳子晃副正洪順孫行正郎權擊判官宋益孫署
令韓瑞龜等侍四功臣親子及嫡長饋於仁政殿外廊樂奏舞
鼓八棍抱琵琶恭執錚諸功臣等以次起舞樂將闋 上亦起
舞宴罷韋瑑第還宮 御思政殿臨瀛大君璆及瑒季旬連孫
叔舟侍季旬從容啓曰今日 上御醞似過請還內 上大怒曰
予之持身從心處之汝焉得教我今免冠 命達孫捽髮下
庭召衛士杖之 上謂季旬曰汝罪非但此也向者勿廢政府
署事與河緯地同心啓達汝輩學術皆不正汝極茲謫不可長
兵曹罷汝職用達孫代之良久復使來前謂曰予平時愛汝無
比汝何不量我意乎使叔舟問曰汝之愛我孰與我乎予愛汝
之故欲置汝佐翼功臣高等汝不欲乎季旬叩頭謝因失聲痛
哭上下床左執季旬右執叔舟使並立行酒季旬等謝不起
上曰我等舊日同寮並立行酒何害於義不得已從之 上曰

我於季旬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因曰我於汝何如人也季
旬曰舊同官也 上大笑戲使璆拳毆季旬叔舟曰子若手毆
雖名醫若全順義任元濬左右交救終無効也命燕司僕崔適
作胡舞適向化中樞院副使崔甫老妻子也又使季旬起舞及
罷夜二鼓矣○庚申領議政鄭麟趾等進箋謝賜盟簇箋曰不
視功載息出非常祇何寵光感深罔極僣僂拜命報効末由伏
念臣等性本愚庸才非經濟陳力就列曾微分寸之裨附翼攀
鱗幸逢千一之際謂祖父嘗有服勞之効而臣等或與靖難之
功申結白馬之盟仍賜丹書之券使益勵於初志期匹休於無
疆榮幸如斯前古所罕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資燕勇智道廓
包容屈羣策而集大勳記微勞而收小善遂令臣等獲被殊恩
臣等敢不一德一心誓全終始之節多男多壽恒伸頌禱之誠
○持平安重厚將本府議啓曰臣等聞瑜等奴婢家舍土田已
許籍沒獨不收財產告身誠為不可且瑜等至親不忍置法其
黨與若趙由禮洪約等或安然在家或不籍家產敢請加誅左

正言李崇元又將本院議請誅瑜等 上曰此在予裁決非汝等所知汝等獨不聞帝舜處象之事乎况瑜等事又不如象也其餘所啓可笑勿復更言重厚更啓曰罪干 宗社既已籍沒則當降為庶人不應不收告身且象之惡止舜一身故處之如此今瑜等罪係干 宗社非象之比也 殿下以親親之息不忍誅瑜至於倘與亦不之罪未審 聖意崇元等固請 上曰不可聽也○日本國藤源義永遣使來獻土物○辛酉 御思政殿受常參仍設小酌令內人作樂 上親賜入侍諸臣酒世子行酒亦如之 命宦官田昫傳于大臣等曰往者與卿輩日相從自居深宮相見頗踈今日歡洽至矣不必設宴其各盡醉 上謂世子曰事事當從汝婦翁之言鮮有失矣婦翁即左議政韓確也確啓曰臣為東宮欲進姬侍 上曰議政之言誠愛世子也古人云螽斯羽詵詵兮姬侍雖多亦未嘗害也予嘗謂世子曰福人無如汝婦翁求之古人亦未易得 上謂史臣金水堅曰自古以來君臣相遇未有如今日當詳書以示後來又

謂宰相曰朝廷大臣無如卿等予則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耳上
酒酣御琵琶起舞大臣亦皆起舞○持平安重厚左正言李崇
元將本司議更請瑜等罪上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不之罪
重厚等曰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兄弟則一也處之有異象
之害止於一身管蔡之罪關於天下所以不同今瑜等之罪非
象之比請勿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汝等之言已悉然此甚迂闊
之論也象之為人微弱其處之也易故舜得以全之若管蔡與
武庚叛其勢強周公安得而易制也故至於用兵而致辟祿周
公本意也餘倘則予不欲多殺人故特赦之重厚等更請傳
曰有遼太祖故事勿復言○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今見
前節制使金文起鞬鞞聲息啟本具悉事意彼敵來侵理勢或
然在我當嚴飭邊備且使親信野人開諭連境野人云鞬鞞何
能易來侵擾設若來侵汝等亦與我國義當相救當并力捍禦
毋自懼逃散詳悉聞見續來告變以此開諭預加招撫使將為
我用若不先招撫或有降彼來侵之勢卿勿露此意留心商量使

宜布置○傳旨義禁府移配玃於陽智○大司憲崔恒遭母喪
命賻米豆并三十石棺槨紙一百卷石灰四十石油皂三部○
日本國對馬州倭護軍并大郎來獻土物○壬戌日暈○以
睿宗諱為海陽大君○以成奉祖知敦寧府事李昇平知中樞
院事奇虔判漢城府事朴彭年藝文提學朴仲林同知中樞院
事趙晤中樞院副使盧叔全司憲府大司憲金世敏開城府留
守李亨增朴炯僉知中樞院事鄭陟忠清道都觀察使趙瑞安
咸吉道都觀察使金連枝平安道都觀察使李允孫平安道都
節制使李宗孝忠清道節制使○左正言李崇元將本院議啓
曰前日請瑜等罪傳曰有遼太祖故事臣等以為遼金之事不
足法也且遼太祖事初從寬典末大橫強卒至用兵致討瑜等
今雖孱劣安知禍生所忽乎請依律論斷 傳曰遼祖用兵致
討不得已也瑜等之事不如是也且有我 太宗待芳幹之事
勿更說崇元再請不允持平安重厚亦以是啓 不允○上御
思政殿謂都承旨申叔舟曰大抵密封陳言若不議諸大臣則

非但不公採擇亦或未精恐因此長告訐之風可取之條予當
點朱議于政府其餘亦議擇以聞○兵曹據右叅贊黃守身單
字啓熊川薺浦恒居倭人因無關防本國人民交相往來致令
紛爭恐貽後患請於倭人所居置城子又於水淺處設柵立關
門以防出入彼人因買賣出入者聽依舊例且移文本道觀察
使節制使處置使令共審城基具役日軍數以啓便宜開諭彼
人毋致疑懼傳曰是處城子自來不設今者無故起軍城之彼
必驚惑或至生變不可築之○諭京畿觀察使曰今移配鄭悰
于通津許於自家農莊安接依前降諭書月給糧料饌具○傳
旨禮曹曰李季町任元濬文承祖鄭永通尹伯啟鄭忠源安克
思申允甫申允底邊碩韓瑄楊致敬金孝儉崔得孫金孝恭朴
徐生梁允孫白孝乾裴邵金汝為金石山鄭重金三山鄭悅柳
霍李根趙璧朴孝達等並許赴試本人等於甲子年生真漢城
試或借作或借書事覺停舉○傳旨吏曹曰誼城君案寶城君
容鎮南君終生德泉正厚生已通經書大義許免就學子婿弟